著白大鯊川

千禧的事故

劉大白遺著
鍾敬文編纂

故事的鐔子

黎明書局發行

鍾序

一

劉先生故去已兩周年了。

劉先生底身體，雖然已離開了這人間，但他底精神，卻不是和它一樣地離開了的。他底許多心血結晶的著作（詩歌，詩論，文學史等），此刻不是正在做着這人間讀書界底益友或良師麼？

不但現在是這樣，將來也許仍然是的——雖然程度上或要有些差別。從這方面看來，劉先生確是沒有——至少沒有整個——

離開了我們生活着的這人間的
雖然這麼說，但我們總覺得有些欠缺似的，至少在我們這些
和劉先生平生有着交誼的人要這樣感覺着。因爲我們是不能够再
有機會地親炙他那俊峭的風采和爽利而時帶諧味的言談了。況且
，不知他還將以怎樣的貢獻送給這人間呢，假如讓他健康地再活
上十年乃至二十年的話。

二

劉先生底才能和學績，是頗爲多方面的。
在一般的人雖然或許不很知道，但在劉先生自己對它確曾用
過一番苦工，並且有着相當的成就的，那是關於數學方面底研攻

的事情。

就已刊行了的和待刊行的許多著作看來，把劉先生當做一個「詩人」，是沒有什麼可疑的吧。他底詩作（無論新的，抑或舊的），也許不能說其中全沒有可議的缺點——其實，古今中外許多詩人底著作中，說它絕對沒有可議的缺點的，那恐怕是一句謊話或傻話吧，——但無論怎樣，它是有着那獨自的風格的。

雖然有些詩作家，同時也就是詩論家或詩史學者，但多數的詩作家，卻是和詩論或詩史底研究，不發生什麼關係的，否，他們往往竟是那種機械工作底厭棄者或敵對者。劉先生是屬於前一類的，還是屬於後一類的呢？這是無需以我底口來回答的，因爲

凡讀過劉先生前發表過的許多散文著作的人，都能夠瞭然的吧，——雖然劉先生那部寫成於臨終前而可算是他這方面底最高的成就（同時也就是在我們這國度裏底關於這方面底最高的成就）的著作：還做爲遺稿而在等候着那「問世」的機會。

於詩論之外，關於文字以至於一般的文學底理論的或史的探究，劉先生也不是一個和它不發生關係的人。更正確一點說，劉先生，在這些方面，也是顯現過身手來的。

還有一點，我們得提到的，那是做爲在較廣泛意義上的「社會人」的劉先生。正像他在書齋裏學藝底研究上，是有着相當的成就的，做爲社會人的他，也不是一個戰慄於權威，盲昧於真理

的人——他是有他底强哮的。當中國底民族革命——對於異族的滿人底革命——將興起的時候，他是以火樣的熱情來作贊助的歌吟。到了袁氏稱帝的時候，流亡在海外的他，又不絕地以筆桿當做撻伐的武器。至於新文化運動之後，他底反封建文化的思想和實踐——那不留情的辛辣的言論和態度——更是知道劉先生故事的人所不能忘記的了。

我不敢說，劉先生是我們時代底最領導的最傑出的學者或英雄，但我相信他確是曾經活動在這個時代裏而相當地完成了他底任務的——他不是寃枉地白來了這五十年的人！

現在，我們要談到劉先生底另一種工作，這就是關於本書所收的民間故事底記錄。

這個工作，有人要看做他底整個的學績和生活態度底部分的表現爲更妥善。

爲什麼呢？

劉先生底記錄這些故事，並不是爲着消遣或者好奇一類的較低等的動機，卻是以爲着學術底嚴謹的心情而着手的。換一句話說，他是正確地——最少是比較正確地——認識了這些民間作品底科學的和藝術的價值，而才勤謹地來從事這種工作的（關於這

以爲與其這樣看實不如把它當做「餘興」也未可知。但我

，從本書卷末所附錄的一些文章裏，可以得到一些有力的參證的資料吧）。

劉先生底這份工作，在許多同類的業績裏，確是一個不可淹沒的秀拔的成就！他底態度是這麼誠謹，他底筆致是這麼平易清暢。我們不想拿什麼德意志底格列姆，挪威底阿斯卑龍遜，乃至於新近逝世的日本底佐佐木喜善等來相比擬，但我們總覺像這樣忠實而不流入於一般所易犯的惡劣的「民間傳承」底記錄，是頗合理的，相當地典型的——至少，這在我國過去許多同類的工作中，是不失爲比較值得稱許的。

在這個新學術工作底園地裏，劉先生不是一位揭竿而起的人

物，這我們當然是承認的。但是，他無疑是這做爲新文化運動一分支的「民間文學運動」底有力的參與者！爲了他底毅力和地位等的關係，他這種工作底直接的和間接的影響，也是不很小的吧。

四

本書所收的許多文稿（有些是印稿，有些是手抄稿），歷在我底書箱裏，是經過了一年以上的時日了。

把這些縱縱橫橫的文稿，快點整理好印了出來，這自然是我底責任，同時也就是我底心願。但爲了每日不是忙於給別人唱書或塗改著作，便是忙於自己的貪婪的閱讀，還有，像那不能避

免的俗務底糾纏等，這些，交替着圍困了我，使我不能不放棄了許多責任上所應做的和心願上所想做的事情。這些文稿底編纂的工作，就是在這樣的原因之下，——雖然爲着預備同時搁淺了的，——略帶研究意味的序文，而不肯過於苟且地從事，這也是那實在原因之一。

現在，不能讓我把這個工作再往下推延了，因爲我此刻正準備着到外國去。什麼時候是我重回到這破碎的故國來的日子呢？自己很難完滿地回答。老讓這些文稿凌亂地卧在箱子裏，這無論對於故人的劉先生，對於一般的讀者，都不免要感到一種很抱歉的心情吧。

鍾　序

編纂的工作，現在是勉强成功了。但除那責任底大體，可算了卻之外，尚頗有一些遺憾的地方，這就是久擬寫的並且應該寫的那篇所謂「帶研究性的長序」，一時不能和這個集子底初版，同奉獻於讀者諸君之前。縱然補過或有機緣，但眼前的耿耿，是不容易消除的。

天氣是這樣寒凍，此刻，我對着劉先生底遺文，來草寫這篇小序，一面追想着他生前對於我的誘掖獎勵，而深感到努力向前的勇勁；同時，眺望着窗外凝斂的灰雲，又默感到人間底寥廓。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四日鍾敬文序於杭州。

故事的罈子目次

鍾序……一

罈子底泥頭（自序）……一

故事的罈子

一　王八蛋就是我……九

二　額外秀才中解元……一三

三　誰教你中了第三……一五

四　大恭秀才……一七

五　狀元旗杆豎在後門口……二三
六　皇恩浩蕩的秀才……二七
七　會元就是我底兒子……三三
八　兄弟也是監生出身……三七
九　之字秀才……三九
十　古之人古之人……四三
一一　零頭碎角之肉……四五
一二　香油煎蓼香豆油炒千張……四七
一三　李純客不認老師……五三
一四　北闈鄉試預漏題目……五九

一五　破題中倒嵌解元姓名……六三
一六　烏臘鬆值銀三百兩……六五
一七　廿一日上天……六七
一八　羊血倉三打天下……六九
一九　妹妹我思之……七一
二十　伯夷叔齊做成大八塊……七三
二一　翻徧七虞詩韻韻內無蜘……七五
二二　這是周白民先生底文章……七七
二三　該死十三元……七九
二四　高心夔對矮脚虎……八三

二五 請大宗師跪聽聖諭……八五
二六 明日不考文……八九
二七 俞曲園底怪題目……九一
二八 中庸須從太極講起……九五
二九 文筆太粗……九九
三十 胡亂者齊王之妻舅也……一〇一
三一 誤認寶藏在水邊……一〇三
三二 彈詞秀才……一〇七
三三 蒲鞋王……一〇九

故事零拾

一　好孫媳婦……一一三
二　頑皮的跟班……一一七
三　聰明的新女壻……一二三
四　呆女壻（一）……一二七
五　呆女壻（二）……一二九
六　聰明的戲子（一）……一三五
七　聰明的戲子（二）……一三九
八　聰明的戲子（三）……一四三

我所聞見的徐文長故事（一）……一四七
我所聞見的徐文長故事（二）……一七一
田螺精……一七七
太陽姑娘月亮嫂子……二〇一

附錄

一　綽號文學底研究……二〇七
二　蛋歌序……二一五
三　民間文藝叢話次集序……二二五

罈子底泥頭

——自　序

聽故事，要算是小孩子最快活的事情了；而在我尤其。當牙齒還沒出全的時候，就被關在一間小小的監獄式的書室裏，從太陽初出地平，直到更鑼噹噹地打過二下以前，全在森嚴冷酷的父親監視之下，把眼睛釘在『曰若稽古帝堯……』，『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的書本上，所聽的只是自己單調而無味的讀書聲和父親底督促聲，呵吒聲，界方拍桌聲的我，年頭到年尾，除了『桃符萬户更新』的元旦和『爆竹一聲除舊』的除夕，因爲要

跟隨着舉行祭祖，祀神，辭歲，賀年的大典的緣故，才能得到天赦也似的兩天例假以外，不準有一天離開那小小的監獄式的書室的我，連尋常的小孩子應有的快活，都被剝奪了個罄盡，不要說是最快活的聽故事了。然而話雖如此，偶然碰到幸運或不幸中的幸運的時候，一年中也有於固定的兩天例假以外，得到幾天意外的特假的機會。所謂幸運，就是父親有事上城的時候；或是親朋家族中有婚喪大事，父親必須往慶弔或幫忙的時候；所謂不幸中的幸運，就是可恨而又可感犯底身上，使我不得不離開書室的監獄，停止讀書的苦工的時候。這在前者，由期望太切而嚴厲過甚的父親，自然依舊不肯放鬆

，當臨走的時候，一定先將一天或兩三天中應做的功課排定，分付不準荒嬉，而回來以後，也一定要從嚴地檢查；然而老鼠當貓兒不在的時候，畢竟難免放縱而無忌憚的。何況這種幸運的機會，一年中碰不到幾回，真是黃金也似地難得呢？而在後者，病神底降臨，使我發熱、頭痛、肚痛、泄瀉、遍身骨痛……等等，誠然是可怕的不幸；然而除了因此得脫離監獄的書室底拘禁，避免讀書的苦工底勞作不算外，將病神所給與我的苦痛，跟父親所給與我的不是界尺門門當頭亂敲，血，體無完膚，就是罰餓兩三天，罰跪一晝夜，黑夜深更，拉出門外，丟在風雨冰雪中的嚴刑苛藤條竹片渾身亂抽，弄得額流鮮罰，比較起來，似乎還是病神底

手段溫和一點。何況大病初愈，禁不起拘禁，勞作的時候，即使期望太切而嚴厲過甚的父親，也不得不容許我有幾天的休養呢。因此，這兩種機會底到來，在望赦的囚犯也似的我，不能不認爲意外的幸運。在這意外的幸運中，這才是我能够聽到故事而偶然嘗嘗快活的滋味的時候；所以說到聽故事，在旁的小孩子，固然是最快活的事情，而在我尤其。

展開了這一葉最快活的夢影，一個故事的罈子，宛然浮在我底面前了。看官們知道，凡是裝我們紹興出產的紹興酒的罈子，都有一個用山上乾淨的硬黃泥鍊成的泥頭；要喝紹興好老酒的，一定的先把這個泥頭打開才行。現在這個罈子裏裝的雖然不是紹

興老酒，能够使人們喝了醺醉；人們聽了得到一點快活；所以閒卻也裝得些紹興老故事，能够使話少說，且等我來打開了這個泥頭。

不瞞看官們說，這故事的譚子，實在是我家三十年前的一個老媽子底雅號。贈給伊這個雅號的，是我底三個姊姊。伊們聯合起來，共同贈給伊的呢，還是一個人提議，而得到其餘兩人底同意的，現在我也不清楚了。自從伊得了這雅號以後，伊底照紹興慣例應用伊底夫姓稱爲的某媽的，也被湮沒而不彰了；大家都稱伊爲「故事的譚子」。或者簡稱爲「譚子」。甚而至於我那穩重的母親，嚴肅的父親，也稱伊爲老譚而不姓了。怪得很，伊底

形狀，真也活像一個紹興酒罈子了，所以伊底頭髮，已經由灰白而轉黃了，正跟酒罈子上的泥頭底顏色差不多；而伊那橫闊的頭部粗糙而硬黃的臉色，也許有點類似泥頭。伊常常穿一件本來深青而被漿洗得成爲灰白色，又帶着油膩泥汚的微黑色的布衫，繫一條淡玄色的褲子；當伊換着一個微凸的肚子，並着一雙半小的脚而立着的時候，肩膀以下，由窄而寬；又由寬而窄，直到脚跟，恰恰成爲兩條弧線，遠遠看去，竟宛然是一個紹興酒罈子，而底到我們家裏，不知何年何月，生以前；當我開始我底書室的監外塗的石灰，已經剝落了的。伊我只知道伊底被雇而來，在我出獄生活的時候，大家已經稱伊爲

十年陳的老媽子了。伊是距離我們村子約十多里遠的一個小村子裏的人。據伊說，年輕的時候，曾經被長毛擄去，在太平軍中過了兩年多，而伊底丈夫和兩歲的兒子，就在那時候死在長毛手裏。伊因爲能做鞋子和縫補衣服的緣故，所以幸而被留下性命；然而這兩年中所目覩的悲慘而離奇的故事多極了。因此，連我那嚴肅的父親，有時也跟伊談及那些關於長毛的故事。聽了伊底經歷，再講自己底遭逢，以互相印證。除了這些悲慘而離奇的長毛故事以外，伊更有幼年時候在豆棚瓜架下面，從伊底母親、嬸娘、嫂子們口中聽得的許多鄉村間傳說的故事，堆積在伊底胸中，這就是伊所以成爲故事的罈子的由來。伊那罈子裏的故事，實在多

得很。據聽得伊所講的故事最多而比我幸福的我那三個姊姊們說，伊肚子裏簡直裝滿了故事，能層出不窮地講出來。所以這忙裏偷閒，苦中作樂的我，所聽到的幾個伊口中的故事，不過是伊那罈子角裏的一點垃圾罷了；而現在夢影的迴憶中所記得的故事，尤其是垃圾中的幾粒微塵罷了。咳，可惜得很！

夢影中浮着的故事的罈子底泥頭已經打開，且等我把從這罈子中探得的一些故事屑，零零碎碎地把往事今朝重提起。

故事的罈子

一　王八蛋就是我

「王八蛋就是我」，這是紹興一位會元公孫慶咸說的話。

這位會元公，原名不叫慶咸；他在中會元以前的一場會試，合一班同鄉和同年們，住在北京紹興會館裏。三場考畢以後，大家把場作互相批評一番，猜測誰中誰不中：他却自己以爲必中。有一位姓周的同年，合他打賭：出榜以後，要是誰不得中，誰就是王八，誰就在屁股上縛一把掃帚，向全會館爬一轉。結果，姓周的中了，他沒有中。於是姓周的逼住他爬王八；幾乎相打起來，弄得不歡而散。

第二年是咸豐登極的恩科會試，他把名字改作慶咸，以表慶賀咸豐之意，又上北京會試。考完以後，文章非常得意；覺得此番不但中，而且一定中元。好在沒有人再合他打賭了，他靜靜地在會館裏等榜。可是他雖然改了名，到京拜客的時候，還是用的舊名片；所以他底聽差，不知道他已經改了名。放榜前一天，因爲場中填榜，照例從第六名填起，前五名要等臨放榜的時候再填；而一班報子，却買通了場中隸役，把中條傳遞出來，先向各處搶先報中；所以這一天早上，會館中早有人報中了。他老人家好在不作第二人想，以爲報中會元，一定是在第二天五更時分；所以很安心地躺在烟匟上抽大烟。不過等到晚上，畢竟功名心切，

熬不住了，就叫他底聽差去等榜。出乎意料的，誰中了第二，誰中了第三。也有人紛紛傳說了；會元底報中應該在第二名以前的，竟是毫無消息，而且聽差也沒有回來。直到東方將白了，聽差垂頭喪氣地回來了，站在他底烟匠傍邊，一聲不響。

『榜出了沒有？』他忍不住問了。

『榜是出了，』聽差無精打彩地說。

『怎麼樣？』他懊喪地問。

『老爺——好像——沒有中呢。』聽差吞吞吐吐地說。

『那末會元是誰？』他無聊地問。

『會元嗎？也姓孫。』聽差說。

王八蛋就是我

『叫做孫什麼？』他急急問。

『會元叫孫慶咸。』聽差說。

他把烟捲一丟，霍地直坐起來說：

『王八蛋就是我！』

二　額外秀才中解元

紹興有一位解元公，姓朱，名庚，字尚之。他就在中解元的前一年入學的；然而卻是一名額外秀才。

從前考取秀才的榜，叫做案，是寫作圓周形的。第一名寫在圓周中間垂直線頂上，第二名以後，挨次循着圓周中間向左邊寫去，最末一名，仍在第一名右邊合他相毗連。他是山陰人，山陰的學額，那時候是二十五名。這一次考試，學臺大人不知怎樣一個不留心，多取了一名；第二十六名就是這位朱解元。寫案的時候，因爲是寫作圓周形的，一時也看不出多取一名來。等到出了

案，才發見出來，已經來不及了。學臺大人說：『算了吧，便宜了他吧，下一次少取一名便了』。於是這位朱先生便成了個額外秀才。

然而他在第二年（咸豐九年）卻中了解元了。有人說：如果前一年沒有這個額外秀才，第二年便沒有解元：所以天公特地教那位學臺大人糊塗一下，多取一名。

三　誰教你中了第三

這位朱解元，據說是文理不通的；而且獃頭獃腦，常常要發神經病。他中解元的那篇文章，是不是他自己做的，是抄襲他祖父底窗稿的。然而解元畢竟是解元，誰敢說一個『不』字。

他有一位同年，就是大名鼎鼎的趙之謙；他中了第一，趙之謙卻中在第三。有一次，趙之謙向他說：『尚之，你爲什麼寫一個條子都會不通的呢？』他大怒說：『誰不知道我朱尚之不通；但是你趙撝叔不能說我不通。誰教我中了第一？誰教你中了第三呢？』

原來那時候鄉試場中的慣例，正副兩位主考分頭取中的卷子，奇數的名次歸正主考，偶數的名次歸副主考。第一和第三，都是正主考所取，連閱卷者底眼光高底不同的話，都不能推諉；所以那位大名鼎鼎的趙之謙聽了他這話，竟是無話可說。

四　大恭秀才

從前有一位童生，文章做得頗好；可是老沒有進秀才。有一次院試以前，夢見他亡過的父親告訴他說：『你此次進場去應試，文章做好謄正以後，你就自己把文章加上圈點，加上眉批總批，那麼，就可以穩取第一名；否則還是榜上無名』。他醒來以後，以爲這不過一個亂夢，決不會有自己把文章加圈點加批語而還能被錄取的道理。不料接二連三地儘管做着同樣的夢：而且最後一次，他父親在夢中聲色俱厲地罵他說：『你如果不相信，不肯照這樣做，你便失掉了進秀才的機會，從此終身功名無望；你便

成不孝的兒子！』於是他不禁相信起來，在場中一切照他父親在夢中分付的話做，繳卷而出。

這一任的學臺大人，請了一位外甥當看手（就是代看文章的幕友）。那本自圈自點加批的卷子，分配到外甥少爺底房中，是一疊卷子底最上面的一本。那時候正是晚餐喫畢，卷子送到，外甥少爺還不曾打開來看；而學臺大人忽然到他房間裏來和他談空天來了。談了一會，外甥少爺覺得要出大恭了，便跑出房間外面去登坑去了。這時候房中只剩了學臺大人一人，他便把桌上那一疊卷子翻開第一本來看；只見那第一本已經圈好點好批好了。他看了覺得文章到還不錯；不過外甥少爺底圈點，似乎加

得太濃密一點，批語也似乎批太多太好一點。正想着，外甥少爺回房來了；於是兩人又談了一會，學臺大人走了，外甥少爺才動手看卷子。不料翻開第一本一看，是已經圈好點好批好了的。他想，『我去出了一次大恭，我底娘舅，已經看好了一本卷子。看卷子上圈點得這麼濃密，批得這麼多這麼好，這本卷子一定是娘舅看得很中意的。既是他自己看中的卷子，我就把它排在第一名吧。』於是把別的卷子看完了，取了照額應取的若干名，而把他所認爲娘舅親批的那本卷子排在第一，送給學臺大人複看去。學臺大人看見那本卷子果然被錄取，而且排在第一；心裏暗想，『他既然這麼看重這本卷子，我又何必反對他？何況這本卷子底

文章還過得去，取在第一，也還無愧呢？』因此，就照外甥少爺底意見辦理；而這位自己把文章加圈點加批語的童生，居然被錄取爲第一名秀才了，他父親夢中的話，果然靈應了。

過了幾天，學臺大人合幕中的幾位看手，談起批閱考卷的方法。他說：『你們批閱卷子的時候，即使碰到有好的文章，圈點不必加得太濃密，批語也不必加得太多太好！即如前幾天有一本由某人（指外甥少爺）批閱，取在第一的卷子，文章雖然還不錯，但是圈點加得太濃密了些，批語也加得太多太好了些，以後不必如此！』外甥少爺一聽，心裏暗想，『那本卷子不是他自己批閱的嗎？』於是把那天晚上錄取這本卷子的經過，敘述出來，說

『這本卷子，我以爲是你自己的，所以取在第一。』學臺大人說：『我卻以爲是你批閱的。現在既然你也不曾批閱，我也不曾批閱，這本卷子到底是誰批圈點加批的呢？』難道是做文章的人自己加測了一番，也猜不出什麼來：只好把那位新秀才傳了來，當面問他。後來那位新秀才被傳到了，學臺大人把情形問清楚了，才知道那本卷子的確是他自圈自點自加批的。於是學臺大人退堂之後，對一班看手笑着說：『那一天晚上，不是某人（指外甥少爺）去出了一次大恭，這本卷子決不會誤打誤撞地被錄取，而且取在第一的。因此，這位新秀才，咱們可以稱他爲「大恭秀才」』。

故事的種子

五　狀元旗杆豎在後門口

嘉定徐郙，是清代同治元年的狀元；可是他底狀元旗杆，卻豎在後門口。

從前的那些世家大族，嫡庶之分，是很嚴的。徐郙底母親，據說是一個丫頭，連妾底地位，也不曾取得；所以徐郙底父親死後，徐郙和他底母親，很被他底嫡長兄所輕蔑，而且淩逼他們，限制他們，把他們貶落在後門口的小房子裏住，不準他們進出。他後來雖然進了秀才，中了舉人，應該可以得到一點優待了；但是因爲他底嫡長兄，自身固然也是科甲中人，而且他底兒子們也

狀元旗杆豎在後門口

早經取得秀才和舉人的資格，底待過。

咸豐十年會試，徐郙底姪兒徐致祥，中了會元；徐郙底嫡長兄更覺得威風得了不得。擇日受賀，釘匾，豎旗杆，非常闊綽，非常熱鬧。前門外面賀客底轎馬很擁擠，大家都非常羨慕。但是徐郙却依然不得從前門進出；他覺得相形之下，非常難堪。於是他底母親寬慰而且勉勵他說：『他們別以爲中了會元，就算威風了。會元算什麼？還有狀元呢。你只消努力用功，爭氣一點，下一科中一個狀元給他們看就是了！』

果然，下一科同治元年會試，徐郙居然中了狀元了。於是他

底嫡長兄才看得起他，提高他
他在前門釘狀元及第的匾，豎
有答應他底嫡長兄底請求，也
迭一下；改得合前門一樣，把
及第的旗杆豎在後門口。

狀元旗杆豎在後門口

故事的蟬子

六　皇恩浩蕩的秀才

清代各縣縣學，每三年歲科兩試，都要由學政考取若干名的秀才。每縣應取秀才若干名，都有欽定（就是皇帝親自規定）的額數，不能加多，也不能減少。

同治初年，太平軍退出了浙江；浙西有些縣分，因爲在戰亂的時候，死亡的死亡了，逃走的逃走了，剩下來的人口非常地稀少。但是歲科兩試，還是照例舉行的；欽令的額數，還是要取足的。沒有人來考，由知縣和教官向城鄉各處去硬拉了來。只消略略認識幾個字的人，就有做秀才的資格；至於能開筆做做破題

承題或起講的，不消說，必取無疑了。

有一次，某一縣的童生來應考。學臺大人點名封門以後，打算出題目了。旁邊侍立的教官說：『回大人，題目出不得！』學臺說：『爲什麼出不得呢？』教官說：『這些童生都不曾做過文章，怎麼可以出題目給他們做呢？』學臺說：『那麼，怎麼辦呢？』教官說：『還是出個對子給他們對對吧。』學臺說：『他們能對幾個字的對子？』教官說：『大約只能對一個字的對子。』於是學臺想了一想，出了一個『柴』字，給那班童生去對。過了一會，有人來繳卷了。學臺打開卷子一看，原來是柴對炭。教官在旁說：『這本卷子大約可以取第一了。』學臺說：『柴對炭雖

然對得還工，但是也沒有什麼不得爲什麼可以取第一呢？』教官說：『恐怕其餘的童生，連炭字也未必對得出來；所以這本能對炭字的，大約可以取第一』。打開一看，原來是柴對柴。又過了一會，又有一本卷緻來了。教官說：『何如？連炭字也對不出來的來了。但是他總還認得這是柴字，能够寫得出柴字來，大約可以算作第二了吧』。學臺笑着說：『認得柴字，寫得出柴字來的，可以取第二：那麼，第三名以下的，應該是怎麼樣的呢？大約連柴字也認不得，寫不出吧』。教官說：『也許是的』。又過了一會，沒有繳第三本卷子的人，卻有一個童生指着題目牌上的柴字來問，這此字下面木字，是個什麼字，怎麼講法。教官說：

「這人大約可以考取第三了。因爲他雖然認不得柴字，卻還認得此字和木字；其餘的也許連此字和木字也不認得呢。」果然，其餘單認得此字或單認得木字的也很不多。於是學臺大人就只好麻胡胡地把單認識此字或是單認識木字的都錄取了，才算勉强取足了額。

又有一次，學臺又考別一縣的童生。教官說：『這一縣的童生也只能對對子；但是比那一縣的童生程度高一點了，也許能對兩個字的對子。請大人不妨試看！』於是學臺出了『青草』兩字，給他們對。第一個繳卷的，是青草對黃草。教官說：『這是第一，因爲他把顏色配得很好！』第二是個是青草對草青。教官說

：『這可以取第二，因爲他顛倒得很玲瓏！』第三個是青草對青草。教官說：『這是第三了，因爲他記性頗好，連青草也不曾忘記』！這樣，又麻麻胡胡地考了一縣。

又有一次，這一縣的應試童生程度更高了。據教官說，是能做文章的；於是學臺正式地出了題目給他們做。考了一天，大家都來繳卷。細看起來，卷子果然都有文章寫着。可是大多數只寫着一個破題。破題下面有一個承題的，已經是很難得了。不料有一卷，不但破題之下有一個承題，而且於承題之下，寫了『今夫』兩字。學臺大人意外地驚喜；提起筆來批道：大有作起講之意，其志可嘉』！於是就把它取作第一。

除了這一本之外，那些麻胡胡地錄取的卷子，照例都得有一個相當的批語的。但是學臺覺得實在批無可批；於是只好每本都同樣地批上『皇恩浩蕩』四個大字。表示這些卷子，都是因爲錄取的額數是欽定的，不能減少，所以勉强錄取的。那些秀才，並非憑文章錄取的秀才，而只是皇恩浩蕩的秀才。

七 『會元就是我底兒子』

紹興在清代光緒末年，有了兩個會元了。一個老會元，姓馬的，是咸豐九年己未科中的；一個新會元，姓周的，是光緒三十年甲辰科中的，是科舉時代最末了的一個會元。

那位姓馬的老會元，是世代書香。他底父親是優貢，他底祖父是翰林而做過鹽運使。所以他本來是一位公子，很喜歡擺架子的。姓周的新會元，卻出身不高。他底父親，本是一個漆匠，發了一點小財，開着一家嫁妝店（紹興底木器鋪子，兼賣嫁妝用的衣箱之類的）。他雖然讀了書，進了秀才，補了廩生；而他底父

會元就是我底兒子

親和兄弟們，卻依然在自己底店中做生意；忙的時候，連他也去幫着招呼。

有一次，姓馬的老會元到他們底嫁妝店裏去買一點木器；因爲論價不合，馬會元起身要走了。那時候那位未來的周會元，恰好也在店中幫着招呼；他是認識馬會元的，便把馬會元攔住道：『春暘（馬會元底號）先生，請不要走，總好商量！』但是馬會元卻不認識他，以爲他不過是一個嫁妝店夥計；便向他呵叱道：『你也配叫我春暘先生！』他應該稱呼馬大人；至少，也應該稱呼馬老爺；怎麼敢對他稱呼先生呢？於是弄得不歡而散。

過了幾時，那姓周的於光緒廿九年癸卯科取了優貢，同時中了舉人；次年甲辰科會試，連捷地中了會元了。一羣報子，轟然地從北京奔到紹興，在他們嫁妝店裏，貼起報單，敲着大鑼，大聲嚷着報喜。因爲是會元的緣故，所需要喜錢比普通的進士格外多。周老太爺（周會元底父親）不知道報中會元的喜錢，究竟應該付給多少，只好每天用酒肉供給他們，把他們養在店中，慢慢地合他們論價。後來一想，「馬會元從前中會元的時候，打發報子若干的喜錢，他家裏一定是有帳可查的。而且前次他到我們店裏來買木器，很把我底兒子看不起，以爲叫他一聲先生都還不配；現在我底兒子居然也中了會元，合他一樣了。我何妨親自到他

會元就是我底兒子

家裏去一趟，一則查查他打發報子的舊帳：二則順便誇耀一下，使他知道你所看不起的人，現在也中了會元了。」於是以新會元底老太爺的資格去專誠拜訪老會元。馬會元知道他底兒子已經中了會元，今非昔比，應該刮目相看了；所以也不敢怠慢，親自出來見他。可是見面的時候，照例總免不了要先問尊姓台甫的。

尊姓？

敝姓周，會元就是我底兒子。

馬會元聽了，把他底幾根老鬍子都氣得直豎起來了。

八 兄弟也是監生出身

嘉定人徐致祥，前邊已經說起過，他是咸豐十年庚申科會試的會元；但是他卻是一個監生出身。

同治十二年癸酉科鄉試，徐致祥放了浙江省的正主考官。到了放榜以前，照例由內外簾各官同在至公堂上公開地填榜。從第六名填到榜末，再從第一名解元填到第五名，這也是照例的。當時填了榜末一名以後，把解元底卷子拆開彌封來一看，姓名是沈壽慈，籍貫是紹興府山陰縣：但是出身卻是一個監生。當監臨官的某巡撫，倚恃着自己也是翰林出身，而且是徐致祥底前輩，

兄弟也是監生出身

便皺着眉頭扳着面孔向正主考說：

浙江這麼一個著名的大省，監生中元，似乎有點不大好看吧；雖然去取之權，是屬於主考的。

是的！監生中元，似乎有點不大好看；但是兄弟也是監生出身呢。

徐致祥這樣一說，那位監臨官卻只好紅着臉皮啞口無言了。

九　之字秀才

合前邊所說的大恭秀才相類的，還有一個之字秀才。

相傳安徽廬州有一個童生，文才頗好，但是老不能考進秀才。有一次院試以前，連夜夢見他底亡過的父親囑咐他說：『你此次進場，不必作文，只須通卷連寫幾百個「之」字，就能取中；否則依然無望。』雖然同樣的夢，連續着做了好幾次，但是他總有點不相信。不料進場以後，竟是無論如何做不出文章來。於是記起夢中所聽到的父親底話，不得已只好於卷子上連寫了六七百個『之』字，繳卷而出。當時學臺大人親自當堂收卷，接到了這

本卷子，覺得非常詫異，便把它藏在靴桶中。一面先將取中各卷，看定妥好，等次日填案招覆。這一天恰好是端陽節，他便邀集幕中各位幕客，大開宴會。在宴會當中，學臺大人出了一個酒令道：『現在有一本試卷，給諸君看：諸君如果只看見一個字而便笑起來的，罰酒一杯。』大家都不相信，以爲決沒有只看見一本試卷底……個字而就會發笑的事。於是學臺大人從靴桶中取出那一本卷子來，把其餘的字都用手按住，只露出破題地位上的第一個字給他們看。大家看了破題頭一字就用『之』字，不覺都笑起來，便大家都罰了酒。接着學臺大人再把第二個字第三個字……依着次第露給他們看，大家看見一個一個地都是『之』字，沒有一

個人不笑的。如此一直到終篇，沒有一個不是『之』字，於是大家都狂笑不止，罰了無數的酒；大家都喝得大醉，糊糊塗塗一齊睡覺去了。那本卷子，也忘卻收拾。聽差的不懂得，就把它放在已經取中的那一疊卷子底上面。

到了第二天，學臺大人拿過那一疊取中的卷子來，叫書吏按着疊好的次第，將卷面的坐號（就是考童在場內所坐的位置底號數。因爲卷子是彌封的，卷面上沒有姓名）填寫圖案（就是寫作圓周形的案），就把這本專寫『之』字的卷子底坐號填在案首。填完以後，忽然發現出來，卷子是超過這一縣應取的額數而多了一本了。學臺大人不信，把各卷檢查起來，才知道第一本就是專

寫「之」字的那一本，是昨天被聽差的弄錯了。但是案已經填好了，改起來很費事；而且滿卷都寫「之」字，本來也太可怪。料想此人既然來應試，決不是只會做的人，其中必有緣故。於是傳了這一縣的學老師來，鈔了這一卷的坐號給他，叫他去密查此人文才和品行如何，再來決定。學老師查明了回報說：「此人在縣中頗有文名。」學臺大人就把已經填好的圖案發出了，招這班被取的童生來覆試。此人覆試的卷子果然很好，就給他取了第一名入學了。

後來這位之字秀才前來進謁學臺大人，才問明了緣故；學臺大人便叫他另外換了一本卷子。

十「古之人，古之人」

清代初年的時候，廣東嘉應州有一個秀才，叫做李文固；他是一個善於詼諧的人。

有一次考歲考，學臺大出的題目是「古之人古之人」六個字，並沒有注明某章某節。李文固便上堂去問道：「孟子書中有兩處「古之人古之人」，不知宗師所出的題目，是上句「古之人古之人」呢？還是下句「古之人古之人」呢？如果是上句「古之人古之人」，生員好做上句「古之人古之人」；如果是下句「古之人古之人」，生員好做下句「古之人古之人」。倘然是上句「古之人，古之人

之人古之人」，生員做了下句出的上句「古之人古之人」做錯了；倘然是下句「古之人古之人」，生員做了上句「古之人古之人」，便把大宗師所出的下句「古之人古之人」做錯了。敢問到底是哪一個「古之人古之人之人」？一串的『古之人古之人之人』，急口令似地一氣說下去，堂上聽的人都發笑起來。學臺大人只好趕緊向他揮着手道：『隨你去做哪一個』！

十一 『零頭碎角之肉』

清代初年的八股文，可以於全篇給束之後，再由作者發抒對於本題的意見，用作者自己的口吻寫出一段，其名謂之『大結』。後來因為防到這個『大結』裏面，容易埋藏關節，所以禁止了。

那位嘉應州生員李文固，有一次又去考歲考，題目是論語鄉黨篇中的『割不正不食』。這『割不正不食』的『正』字，照宋代朱熹底講法，是『割肉不方正者不食』。李文固把文章做完了，又在後面寫出『大結』來道：

零頭碎角之肉

噫！予生也晚，未能與孔子同時，一食其所賸零頭碎角之肉，豈不惜哉！

學臺大人看他前邊的文章做得很不錯，不料有這麼一個大結，便狂笑起來，竟把他考在四等。

十二 『香油煎鰲香，豆油炒千張』

從前浙江省有一個某秀才，詩文都是老手。可是考了許多次的鄉試，老是不能中舉人。

這一年又是鄉試的年頭了，某秀才在場中把詩文都起草好了，正在自己吟誦着。那時候已經是四更天，同號的考生都睡靜了；忽然看見有一個青面獠牙凹胸凸肚的怪物，站在他底號屋面前。他膽子很大，倒也不去怕他，慢慢地問道：『你來幹什麼？』怪物道：『我有一個好破題，想送給有福分的，使他得中解元。在場到處尋找，只有你是有這種福分的。』某秀才說：『你念給我

聽聽看！」怪物道：「『香油煎羔香，油豆炒千張』，這兩句不很好嗎？」某秀才道：「這是孩童們底急口令，如果拿來當作破題，可以笑倒千萬人，並且使我底聲名，從此弄壞了。」說着，便拿起石硯來要打過去。不料怪物趕緊拿出一支硃砂筆來，向他底額上一點，他便不知不覺點頭答應，竟把這兩句話鈔在卷子上，作爲破題。怪物看見他已經鈔上了，便大笑一聲而不見了。可是破題以下，所鈔的還是他自己底文章；鈔完之後，繳卷出場，好像忘記了這件事情。一面場中受卷官不曾把他底頭場卷子貼出（凡卷子上犯了規，不合格的，由受卷官剔除了榜示出來，叫做貼出；頭場貼出的不得進二場），謄錄（因爲防考試官們認識考生

底字體的弊竇，所以場中另雇一班人把卷子用硃筆重新鈔過一道，再送給考試官們看；這種人稱爲「謄錄」。先生也照謄而送進；於是某秀才依然盡心盡力地照常考完二場和三場。

某秀才底卷子，落在一位同考官底房中。這位房官（就是同考官）。是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時被改爲外用的知縣的；所以也自命不凡。他看到了這本卷子底破題，禁不住大笑起來；而且笑得把下巴都笑掉了，張着口不能說話。他底跟班，把他扶進卧室裏去，睡着不能起來。這一科的正主考官，是一位很有文名的大員放出來的；他却合這位房官有同年之誼。他聽得某房官有病，到他房中去探問他。見面時問道：「老兄素來健康，爲什麼忽然

害起這種病來？」某房官因爲不能說話，只好笑容可掬地。用手指着案上那卷子給他看。正主考官把那本卷子檢閱了幾徧，不覺欽佩道：「老兄得到了這樣一本好卷子，無怪有這樣高興；這樣好卷子，一定可以取中；我拿了去，合副主考官共同欣賞吧。」說着，便拿了這本卷子去；合副主考官同看。當時兩位主考官把這本卷子朗誦了幾次，都以爲這一場的文章，沒有更比它好的；於是商量着定爲解元。

出榜以後，某同考官底病，自然地痊癒了。聽說那本卷子中了解元，便忍着笑去見兩位主考官道：「大人和卑職底聲名，從此掃地了！請看他卷子上說的是什麼話；難道這樣的東西，竟可

以中得解元嗎？』正主考官道：『這本卷子底文章實在好得很；難道因爲出於你老兄底門下，所以故意說這些謙遜的話嗎？』某房官道：『且不要管它下文怎麼樣；只消看它一個破題，就可知道了。』於是兩位主考官才共同翻出它底破題來一看，不覺狂笑起來道：『我們看卷子，都是從起講看起的，不曾去留心破題和承題。所以有這樣的失誤。但是現在已經給他中了元，怎麼辦呢？』某房官到這時候才把那本卷子完全看了一遍道：『文章實在高超得很，兩位大人取得不錯，以這樣高超的文章而有這樣的破題，我想其中一定另有緣故；現在只好請大人傳了這人來，問明緣故，再叫他換過一本卷子便了。』

於是由兩位主考官請監臨官傳了這位新解元來，共同問他；他才恍然地記起這件事情來，便把場中的事實照實敍述了一遍。某房官聽了道：『不是這樣一個破題，我不會笑掉下巴；不是我笑掉了下巴，兩位主考大人不會把這本卷子拿了去定元。也許魁星黑爺恐怕咱們場中走馬看花似地一個不留意，把這本好卷子打掉了不中他，所以玩出這樣的把戲來的吧。』大家都道：『或許是的。』

十三　李純客不認老師

紹興會稽縣人李慈銘，字純客，是清代同治光緒年間名震一時的名士。他在中舉人以前，早捐了一個候補郎中，在北京混着。因爲他善於標榜，所以那時候京中一班公卿名流，無不推重他。同治九年庚午鄉試，劉有銘和李文田放了浙江省正副主考，是受了公卿名流們底囑託，預備搜羅幾位名士的。李純客當然在預備搜羅之列，所以他從北京趕回浙江原籍應試；就在這場中了第二十四名的舉人，合當時名士張行孚黃以周黃炳垕等做了同年。到了會試，他應大名，當然也在預備搜羅之列的；可是他卻在考

卷上出了盆子了。

他大約在幼年的時候，受了不良塾師底貽誤，對於音韻平仄，是不大清楚的；所以他底詞稿中，就有把『憶』字押在上去韻中，把『塚』字押入講養韻中的錯誤。這一次會試，他於最講究平仄的五言八韻的試帖詩中，把『縹緗』的『縹』字，用作平聲。他底硃卷，落在同考官林紹年底房中。林房官看到這個『縹』字，知道他是失了粘了。但是他有由總裁交下來的關節，是一定要給他中進士的；而且文章和詩，都還過得去，單是這一點小毛病，只有給他代改的一法。於是設法弄到了紅硃（場中定例，同考官只準用藍筆，不準用墨筆或硃筆的）給他把『縹』字改作『縑』

字，才薦了上去。薦上去之後，果然中了。

林紹年是少年科第，年紀不過二十有零，比李純客小十多歲，原存了看林紹年不起的心；而且李純客自以爲是一個老名士，不過偶然落在林紹年房中罷了，此次的進士，原是預定必中的總裁一樣，照例應該上門送謝之恩。但是薦卷的房官，合取對於林紹年，不必感謝他什麼知遇並非靠他識拔之力；所以覺得拜老師，照例應該鋪下紅氈條向老師磕頭，是無可避免的；所以李純客也只好依照慣例，向這位看不起的林紹年去拜老師。到了林老師的宅子，遞門生帖子，落門房，寫行（排行第幾）號（字什麼，號什麼）也都是照例的規矩。然而當林宅門丁請他寫行號

的時候，他竟大發脾氣了。他大聲地嚷着說：『北京城裏誰不知道我李蕓客？還要我寫行號！』

正鬧着，林紹年已經出來了；聽見他底話，趕緊叫人把他請了進去，才算中止了他底鬧。

行禮之後，請坐談天。他就自命不凡地給自己吹牛，彷彿氣燄不可一世。那位林老師覺得他有點狂得太過分了，就冷冷地對他說道：『你老兄底盛名，是向來仰望的。但你老兄對於音韻之學，似乎還得加以更深的研究；因爲此次場中考卷上「縹」字失粘，是兄弟給你老兄代改作「縑」字的。』說完，端茶送客。他不防這位看不起的林老師，有這麼一着；真把他氣得不可開交，就站起來不別而行。

從此，他便老羞成怒，終身不認林紹年做老師。

李燕客不認老師

故事的彈子

十四　北闈鄉試預漏題目

順天鄉試，也稱爲北闈。它合別省的鄉試不同，不但直隸一省的貢生監生和秀才，可以入場應試，而且各省的貢生監生，也可以入場應試。南方各省的貢監生，應順天鄉試而中式的，俗稱北榜舉人。照例，順天鄉試底題目，是由皇帝親出的。第一名解元，一定取直隸本省人；而第二名卻一定取南方的貢監。這第二名，也被稱爲南元；因爲他是領袖南方各省應試而被取中的貢監的。

紹興會稽縣人莫晉，字寶齋，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科順天鄉

試，中式南元。但是他所以得中南元，是因爲預先知道了題目。

他本來是一個監生，一向在國子監肄業，住在北京頗久了。不知怎樣，合一個在皇帝跟前當小差使的小太監相熟。清代的法度，太監是只準認識數目字，而不準認識旁的文字的。這一次，舉行鄉試的前一天，合他相熟的小太監出來對他說：『佛爺已經把題目出好了；一共二十個字，第三個字是一個「八」字。』他聽了趕緊把四書偏查，只有『國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是二十個字而第三個字『八』字；於是就預擬了一篇。後來場中第一題果然就是這二十字；他把預擬的文章照謄了，遂被他中了南元。

清代所以不準太監認識旁的文字而只準認識數目字的用意，原是防止太監們洩漏機密干預政治。不料只認識數目字，也依然可以洩漏秘密的題目。

故事的囘子

十五　破題中倒嵌解元姓名

莫晉中舉以後，次年乾隆六十年乙卯科會試，就中了一甲第二名進士。隔了三年，嘉慶三年戊午科鄉試，他放了福建正主考。這一科的福建解元，叫做鄭兼才，是合他同在國子監肄業的老朋友；他們倆本來是很要好的。鄭兼才從北京趕回福建應試，是六月底到福州的。那時候福建人因爲知道他合正主考交情很厚，已經喧傳他們倆之間，通了關節了。因此，福建學政陳春澈，在錄遺（凡是貢生以及不曾考科考的秀才，或雖考科考而考在四等的秀才，都須於應鄉試之前，先由學政考試一

場，叫做錄遺。被錄取的送卷，不錄取的（不送）之後，竟把鄭兼才的卷子扣住不送。直到八月初八日下午，才由當監臨官的福建巡撫汪稼門，把鄭兼才招去，叫他入場。結果鄭兼才中了解元。

場中第一道題目，是「唐虞之際」四字。閱墨出版之後，大家看到解元頭篇文章底破題，是

才兼二代，聖人鄭重於其際焉。

很顯明地把「鄭兼才」三字，倒嵌在上面；以為這就是關節，打算告發。可是那時候的監臨官等，因為知道鄭兼才向來文名頗盛，而且他此次的闈墨，也確足以中元無愧，所以捺住不追究了。

十六 『烏龍鬆值銀三百兩』

莫晉於放福建正主考之後，接着就放了山西學政。他去赴任的時候，照例沿途由地方官伺候迎送。有一天他走到某一縣住宿；那一縣的知縣當晚上來請示說：

大人明天什麼時候起馬？

明天烏龍鬆。

這『烏龍鬆』三個字，是紹興方言，別地方的人是不懂的；那位知縣當然不懂。可是小官對於大官，所說的話，即使不懂，也只好應着『是！是！是！』不好細問的。於是當時那位知縣照

例應着『是！是！是！』退了出來。然而『烏朧鬆』到底是什麼時候呢？這是非弄清楚不行的。不然明天怎麼伺候恭送呢？再三躊躇着，只好向跟學臺大人的紹興籍的長隨打聽。無奈這紹興籍的長隨，故意賣着關子，不肯明說。結果，花了三百兩銀子，才合他說明『烏朧鬆』就是黎明。

十七　『廿一日上天』

有一個武生，於考外場（考武）之後，又進內場（內場考文）。他因爲不會作文，只把夾帶進去的文稿鈔錄在卷子上。那稿中有『昔賢』兩字，寫得略長一點，而『賢』字又寫作俗體『吳』字；他看不清楚，竟把它鈔作『廿一日上天』五字。學臺大人收到了他那本卷子，看到這裏，就拿起筆來批道：

你既定於廿一日上天，本院也不來留你。

廿一日上天

故事的罐子

十八　『羊血倉三打天下』

又有一個武生，在考內場的時候，把他所夾帶的文稿中『蓋人君之於天下，』誤鈔作『羊血倉三打天下。』因爲稿中『蓋』字原寫作『盖』字，而長了一點；『人君』兩字，又連接着寫得密了一點；『之』字草書頗像『三』字；『於』字草書，又頗像『打』字：所以他看錯而誤鈔了。學臺大人看到這里，就笑着批道：

羊血倉三打天下，

恰好對——

羊血倉三打天下

故事的譚子

金兀朮九反中原。

十九 『妹妹我思之』

這是一個文生的故事。他在場內考卷上引用尚書末篇秦誓中的一句成語，原本是『昧昧我思之；』而他不知怎樣，記錯了，把它寫成——妹妹我思之。

學臺大人看了，就帶着笑批道：

哥哥你錯了！

故事的蟬子

二十　伯夷叔齊做大八塊

清代張問陶做山東登州府知府的時候，舉行府試，題目是『伯夷叔齊』四字。有一個童生，他把四字折開來做，每一個字做成兩股；就是『伯』兩股，『夷』兩股，『叔』兩股，『齊』兩股。那位張知府看了，又驚奇，又好笑；於是提起筆來在卷子後面寫了一首人話詩道：

孤竹君哭聲悲，
叫一聲『我底兒呵！』
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死鬼，
伯夷叔齊做成大八塊

誰知道你被一個混帳的東西，
做成了一味咬不得的大碟！

二一 『翻徧七虞詩韻，韻內無蝴』

有一位學臺大人，在考經古（歲科兩試，除正場考八股文以外，另有經古場，考經解、詩賦、數學等）的時候，出了一個賦題，是莊周夢爲蝴蝶賦，以題爲韻。所謂以題爲韻，就是以本題七個字爲韻，依次各作一段。例如第一段用七陽韻，而末句押『莊』字；第二段用十一尤韻，而末句押『周』字；第三段用一送韻，而末句押『夢』字……等等。但是莊子原文，固然只作『胡蝶』，而不作『蝴蝶』，在詩韻七虞韻中，也只有『胡』字，而沒有『蝴』字。因此，一班考生，做到這一段，都覺得很爲難。甚

中有一個生員，想了一個法子，於這一段之末，押這『蝴』字官韻道：

看殘二月鶯花，花間有蝶
翻徧七廣詩韻，韻內無蝴

學臺大人看了，覺得他很聰明，而又感覺到自己底錯誤，就把他取作第一名。

『這是周白民先生底文章』

清代乾隆初年。有一個周振采，字白民，是一個江南老名士，八股文早負盛名。他底文章，傳誦一時；人家揣摩了他底作品而中舉人中進士的很多。可是他自己還依然是一個老秀才，不曾中舉。

有一次，他又去應江南鄉試，場中恰好碰到自己曾經做過的題目，就把自己底舊作鈔上去了。不料房官看到了他底卷子，就說：『這是周白民先生底文章，明明是鈔襲來的。』於是就把那本卷子又打掉了。

這是周白民先生底文章

原來這位房官，就是揣摩了進士的。他以爲周白民先生是一位過去的古人；料不到這鈔襲周白民先生底舊文的，就是周白民先生自己。

科舉時代所通行而現在還有許多人遵奉着的詩韻，有許多部分，早經合現代的語音和讀音不合了。其中最沒有道理的，是上平聲底十三元，上聲底十三阮和去聲底十四願三韻。因爲這三韻中，都是把收韻母『ㄣ』和收韻母『ㄢ』的併在一起，作爲同韻，所以不留心的很容易弄錯。在科舉時代，真覺得它們害人非淺，而十三元一韻，因爲用得比其餘兩韻更繁，被害的尤其不少。

清代咸豐年間的高心夔，便是被十三元屢次貽害的。

高心夔字伯足，號碧湄，是江西湖口縣人。他是和湖南湘潭人王闓運同被當時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宗室肅順所賞識的。他在咸豐九年已未科會試中了進士之後，肅順給他在朝中公卿間竭力揄揚，想使他得中狀元。不料在保和殿覆試的時候，欽命的詩題，官韻限的是十二文韻；而他一個不小心，把。十三元韻中的一個字，誤押在詩中。因此，考在四等，罰停殿試一科。到了次年庚申恩科會試，他被取在第二甲中。肅順在舉行朝考的前一天，預先探聽得欽命的詩是題『紗窗宿斗牛，』得門字（因爲原句是唐人孫逖宿雲門寺詩）於是招了高心夔去，把詩題告訴他；而且囑咐他說：『這一次好好兒地做，還可以有朝元（朝考第一名

，稱爲朝元）的希望。』入場以後，果然是這個詩題。通場三百多人，大家都不知道詩題底出處。高心夔覺得很得意，以爲此番一定第一了。出場以後，拿了詩稿去見肅順；肅順看了他底詩稿，連連頓脚道：『完了！完了！』因爲他通首除官韻『門』字（『門』字是在十三元韻的）以外，其餘七個韻，都押在十一真韻了。結果，又考在四等；發江蘇的知縣。

於是他底朋友王閬運，送他一付滑稽的聯語道：

平生雙四等，
該死十三元。

該死十三元

故事的鐸子

二四　高心夔對矮脚虎

高心夔後來做江蘇吳縣知縣；有一次，舉行縣試，他出來坐在大堂上點名給卷。當縣試的時候，應試的童生們，總是很頑皮地不守規矩。當時一班童生，有一個包圍在他底公座四周鬧鬧着。其中有一個童生，很滑稽地模仿着禮房唱名的口吻，高聲唱道：『高心夔！』接着就有人高聲說道：『何不對水滸傳中的矮脚虎？』高心夔聽了，高聲讚賞道：『好極！好極！好極！』

故事的鑰子

清代的康熙皇帝（愛親覺羅玄燁），做了十六條格言式的標語，叫做聖諭；他底兒子雍正皇帝（愛親覺羅胤禛），又給它每條演繹解釋了一番，叫做聖諭廣訓。這聖諭廣訓，在當時是誰都應該遵信奉行的。

後來規定了，凡是應試的童生或是生員們，在場中卷子上，於八股文和試帖詩謄寫完畢之後，照例要默寫聖諭廣訓一段。這一段的起訖，是由學臺指定的。但是寫的時候，應該默寫，不應該攤開本子來謄寫。理由是聖諭廣訓，人人應該遵信奉行；尤其

是讀書的士子們，更應該把它
自然能默寫得一點不錯。並且
帶片紙隻字的；哪里可以把整
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士子
於胸中，只有把印好的本子帶
當搜檢得很嚴厲的時候，這設
有一個應試的童生，他卻
的法子。他做了一隻黃布袋，
子掛在當胸，去聽學臺大人點
這是什麼東西？——學臺大人
問。

恭讀得爛熟於胸中，不必看本子而
，在考試的時候，應試的是不準攜
本的聖諭廣訓帶進去讓你謄寫呢？
們既然沒有把聖諭廣訓恭讀得爛熟
進去。不準帶只有設法偷帶。不過
法偷帶是很難的。
想了一個把聖諭廣訓公然地帶進去
把一本聖諭廣訓藏在袋中；而把袋
名給卷。

聖諭廣訓。——童生答。

哼！聖諭廣訓是應該默寫的，你怎麼把本子帶了進來？

——學臺大人問。

不。聖諭廣訓，是士子們應該佩在身上，一刻不離的。

——童生答。

你既然把聖諭廣訓佩在身上，一刻不離，一定恭讀得爛熟於胸中了；現在我命令你背誦給我聽！——學臺大人說。

那末，請大宗師下來跪聽宣讀聖諭！——童生說。

學臺大人被他問住了，一時不能駁他，也不能真地當着眾人下來跪着聽他宣讀，只好呆在公座上不響了。那童生就揚揚然地

故事的譚子

接了卷子進場去了。

二六 『明日不考文』

南昌人彭元瑞放江蘇學政的時候，他嫌一班童生夾帶得太多，搜檢也不能完全絕弊；於是有一次他想了一個法子，索性不搜檢，但是一班童生雖有夾帶而完全無用。

『明日不考文。』

他掛了這麼一塊牌。一班童生，以爲他次日一定是考什麼詩賦之類而不考八股文了；於是都紛紛地夾帶了些預備做詩賦的材料進場。不料進場了好久，學臺大人沒有題目出來。當時教官請他出題目，他說：『我昨天早經把題目牌示了。首題是『明日，

故事的徵子

「次題是「不考文」。」

二七　俞曲園底怪題目

湖州德清俞樾，字蔭甫，號曲園，是清末著名的樸學大師。但是他如果不在河南學政任上出了些怪題目，也許未必能成樸學大師。因爲他不出怪題目，便不會革職，也許一路飛黃騰達地做了大官，便沒有空工夫來專心著述了。

他在咸豐年間，放了河南學政。不知怎樣，忽然發起神經病來了。據說他平時很清楚；但是一經坐在大堂上，神志就昏了。所出的題目，都是些很怪的。從那時候流傳下來，而現在還傳說着的，例如：

俞曲園底怪題目

國家將亡，必有妖。

王速出令，反。

崔子弒齊君。

君夫人，陽貨欲。

之類。這要是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大興文字獄的時候，不但他本人可以得到凌遲處死的罪名，即使是他底親族，也都得牽連着辦罪。但是時代不同，他總算徼倖，結果只是被參而革職。

他這發神經病的原因，有的說是河南學政衙門裏面，有一個很靈的狐狸供奉著；每任學臺大人到任之後，總得向他去拈香。俞曲園不相信，不去拈香，得罪了他，所以他就故意捉弄他，使

他發神經病。也有的說是那時候太平天國的軍隊，正向河南攻擊，俞曲園覺得很危險。但是也沒有法子可以告退，所以特地假作瘋顛，出這些怪題目，以便革職回家。其實，這也許是一種兩重人格的變態心理病。

總之，他不出這些怪題目，便不至於革職，也許不能成爲樸學大師。所以這也可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故事的開子

各省學政，分巡各府，舉行歲科兩試，叫做按臨。每按臨一府，必須先行謁聖（就是到府學文廟謁見孔子）。謁聖之後，接着就是落學講書。所謂落學講書，就是學臺大人到府學明倫堂上正坐，各學教官和各學廩生參見。參見之後，學臺大人就用抽簽法抽定一個廩生，叫他講書。講書人簽定了，這人便上去站在學臺大人底座旁。於是學臺大人便把四書隨意亂翻出一章來，叫這個廩生講。大約歷來的講法，都只是慢慢地把這章書底正文念一遍，再慢慢地把這章書底朱注念一遍，就算講過了。因此，這件

中庸須從太極講起

事就成爲虛應故事地照例敷衍了事。

道光年間有一位浙江學政，是講宋儒理學的。他卻很看重講書這件事，要認真地講，不準各學廩生都起了恐慌。

學臺大人按臨紹興了。照例落學講書，簽定了講書人。學臺大人隨手把四書翻開來，卻是中庸第一章。這本來是最難講的一章書。那個講書的廩生窘極了：他站在學臺大人底座旁，向下面那些廩生們，用兩手底兩個拇指和兩個食指，兜成一個圓圈給他們看。他這手勢底用意，是『如果有這樣一個地洞，我就鑽下去了。』不料學臺大人恰好側轉身來看他，看見了他底手勢，便把

桌子一拍道：『着！着！着！這中庸是應該從太極講起的！』於是不用他講了；學臺大人自己把他平日所研究的理學，傾筐倒篋地都發揮在這章書上。什麼無極而太極，什麼無極就是中，太極就是和，……講得津津有味；而那個被簽定的講書人底爲難，總算出其不意地從他那個圓圈上解除了。

講書完了，退下來之後，大家都說：『你這圓圈，真是救命的圈啊！』

故事的嘩子

二九 『文筆太粗』

紹興會稽縣人阮嘯岑，能詩善畫，並且深於經史之學。可是聰明刻薄，都到絕頂。他中舉人之後，上北京去會試。榜發無名，他便去領落卷。領出落卷一看，上面粘着某房官底批條；批條上是『文筆太粗』四個大字。他把批條揭下來，就在批條上題了一首七言絕句詩，加了封，親自送往某房官底宅子，交給他底門丁。

某房官拆開一看，原來他底七言絕句後半是：

自憐文筆同毛穎，

文筆太粗

故事的譚子

一入君房便厭粗。

三十　『胡氈者，齊王之妻舅也』

乾隆年間，山東諸城縣人竇光鼐，放浙江學政按臨紹興，落學講書。竇光鼐是一個自以為『熟讀五車書』的名士；當時被簽定的講書人，也是一個名士，叫做王衍梅。所講的書，是孟子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一章。王衍梅講到『臣聞之胡氈曰』一句；竇光鼐回轉頭來問道：

胡氈，何人也？

王衍梅很從容地答道：

胡氈者，齊王之妻舅也。

胡氈者，齊王之妻舅也

竇光鼐以爲他是一個名士，而且這樣不假思索而很從容地答復，一定是有所本的。講畢回院之後，他把自己所帶的書一齊翻徧，沒有這一說，再向紹興各藏書家各舊書坊調取備查的書來翻檢，翻徧了也沒有這一說。等到考試這一天，他自己坐在大堂上收卷，王衍梅來繳卷了。他便叫住王衍梅說：『那一天，你說「胡虜者。齊王之裔胄也，」，；』並不出於哪一部書上；這是廩生底想當然。』竇光鼐有點發怒了，詰問他說：『本部院問你，你怎麼可以把想當然的話來答復？』王衍梅說：『大宗師問非所問，所以廩生也對非所對。』

安徽宣城縣人施閏章，字愚山。康熙年間，他放山東學政。有一次歲試，題目是『寶藏興焉。』有一位名士去應試，把題目誤認作在『今夫水……』之下，通篇都承着『今夫水』做的。等到已經謄在卷子上了，才悟到是弄錯了。他以爲這是一定要被黜革的了。便索性填了一隻曲子，寫在文章後面道：

寶藏在山間，
誤認却在水邊。
山頭蓋起水晶殿，

誤認寶藏在水邊

故事的罈子

珊長峯尖，
珠結樹巔，
這一回，崖中直跌撐船漢。
告蒼天，
留點蒂兒，
好與友朋看！

施閏章看了，便也填了一隻曲子和他道：

寶藏將山跨，
忽然間在水涯。
樵夫慢說漁翁話！

題目雖差，
文字却佳，
怎肯放在它人下？
常見得登高怕險，
哪曾見會水淹殺？
結果，仍舊把他底姓名附在榜末

誤認寶藏在水邊

相傳有一個秀才，平日最喜歡看彈詞。有一次歲試，題目是「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他因爲看彈詞得八股文都荒疎了，只好寫成彈詞，聊以塞責道：

聖人當下開言說，『你今在此聽分明！　公西此日山東去，裘馬翩翩出國門。自古道，「雪中送炭爲君子，錦上添花是小人。」』

豪華公子休提起，且表爲官受祿身。

為官非是別一個，堂堂縣令姓原人。得了俸米九百石，堅辭不要半毫分。

因為合做八股文的定制不合，所以考在最低的等第上了。

其實，他並不曾把題目中間的意義漏掉一點。就彈詞而論，確是一個好手！

從前山東有一個百萬的財主，大家都稱他爲蒲鞋王。因爲他姓王，而本來是做蒲鞋的。後來不知怎麼一來，不但自己做蒲鞋，而且反僱了人做蒲鞋，販運蒲鞋。他又勤儉刻苦，接着做點傍的生意，所以發了一注大財。雖然沒有百萬，幾十萬總是有的。大家因爲就近的幾縣裏面，沒有比他更大的財主了，所以叫他「王百萬」，又叫他「蒲鞋王」。他雖然發了財，還依然自己帶了一家裏的人做着蒲鞋。並且叫兒子裝着車子，趕到各縣去販賣。

蒲鞋王

他那一縣裏，有一個狀元會，用意是在鄉試以後，給本縣底窮舉子兜集若干兩銀子，攤分做會試的盤纏。會的脚色，是沒有一定的，但總是第一；富翁，第二，有錢的紳士。到了這個時候，拿紅帖子滿縣邀集起來，由這種城裏鄉紳在某處辦起酒來，請頂有錢的人坐首席。先預開定了單子，某人幾百兩，某人幾百兩，某人幾十兩，派定了之後，也不大好違背他們的。那位蒲鞋王，因爲是全縣頂大的財主，錢是一定派得最多，而他又不會說話，當然無從較量起的。每次在酒席當中，次次請他坐首席，次次派他出最多的錢。可是次次沒有人去同他談天。他只是一聲不響地喫一頓，拿出了幾百兩銀子，擦擦油嘴坐在人家底傍邊，聽聽

他們底高談闊論，自己一句也插不進去。到了散掉的時候，大家散掉就是了。他每次生氣，但也沒有法想。這一次，有一位新中的進士，忽然同他去攀談起來了。他說：

王芾翁底令郎，令年貴庚多少了？大約也將近高發了罷？

他氣得臉孔紅一陣白一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散了以後，他一想我底兒子，雖然年紀三十多歲了，小的時候也曾經給他讀過一兩年的書，難道真地不會高發了嗎？於是下了決心，去找了他回來，叫他重新讀起書來，一面放信出去，說要請西席先生，教兒子讀書。這個消息一傳出去，是百萬的富翁，要西席先生。山東路上，有的是路過的下第舉子，誰不託人荐了來坐這個館呢

？不料跑來一看，學生的年齡已經三十有零，兩隻手底手指，黑到比煤還黑，比椎子還粗，問起來，所認的字，大約同西瓜大的，不過有幾擔，於是只好搖搖頭，嘆嘆氣，送還了關約，辭去了館地，捲捲鋪蓋就走了。

故事零拾

一　好孫媳婦

有一個媳婦，對待她底婆，非常酷虐。叫婆婆做着很苦的苦工，不給她好的衣服穿，不給她好的飯菜喫，而且用很粗糙的喂貓用的碗給她盛飯喫；不但不給她好的飯菜喫。不但不給她好的給她盛飯喫，而且永遠不給她洗滌；不但不給她洗滌而且聲言如果這粗碗打破了，從此不給她喫飯了。她底婆婆被她虐待慣了。一味忍受着，不敢反抗。對於那一隻盛飯喫的粗碗，很小心地保守着；唯恐打破了，便要陷於沒得飯喫的慘境。

不多幾時，媳婦也有了媳婦了。就是那受虐待的老婆婆，有

了孫媳婦了。

這個孫媳婦很賢德而且很聰明。她對於她底婆婆虐待她底太婆的行為，非常反對，她很同情於她底太婆，很想救助她，可是一時也無法可想。

有一天，她想到了法子了，她暗暗地對她底太婆說，『太婆，今天你喫飯完了的時候，把那隻飯碗打破了！』她底太婆喫驚地搖着頭說，『不能，我不敢。打破這隻飯碗，你婆婆從此不給我喫飯了，教我怎麼活着呢？』他說，『不，不要緊！你儘管打破着膽子打破它，婆婆方面有我擔當呢。』這樣地再三向她底太婆唆使着，她底太婆也就相信她底話了。

『乒乓』一聲，老婆婆底粗飯碗打破了。

她底媳婦從廚房裏跳出來，怒氣叶叶地正要發作。

她底孫媳婦早經搶先地在那里發作道：『哼！太婆，你真老昏了！你把我這樣可以傳代的一隻寶貝飯碗打破了，將來叫我拿什麼碗給我底婆婆盛飯喫呢？』

虐待婆婆的媳婦聽了，猛然地覺悟了，從此改變了向來的態度，反過來極其優待她底婆婆了。

故事的蟬子

二　頑皮的跟班

有一位候補的小老爺（前清時候稱那些州縣底佐貳官兒，如州判、縣丞、典史、巡檢之類爲小老爺），要雇用一個跟班。但是他雇用跟班的條件，卻頗瑣碎而苛細。他底條件是：

第一、跟班底名字要吉利。

第二、跟班底工錢要便宜。

第三、出門的時候，跟班不準走在老爺底前面。

第四、跟班不準用老爺所用的東西。

頑皮的跟班

第五、老爺太太喫剩的東西，給少爺小姐少奶奶們喫；少爺小姐少奶奶們喫剩的東西，給孫少爺孫小姐們喫；孫少爺孫小姐們喫剩的東西，才給跟班喫。

第六、僱定之後，以一年爲期，不得中途解約；續僱與否，要等第二年元旦一言爲定。

第七、跟班違背第三至第六各條，罰去一年工錢；老爺違背第三至第六各條，罰去一年工錢；老爺違背第三至第六各條，每次應增給跟班一年工錢。

一個當跟班的由薦頭薦來了；

什麼名字？

高陞。

那是很吉利的；做老爺的誰不要高陞呢？

每年要多少工錢？

每年只要制錢壹千文。

那是很便宜的。

其餘的條件，也都願意遵守。

好極！

老爺覺得這個跟班正合他底條件，於是就把他僱定了。

第二天，老爺要出門拜客了，叫高陞跟着；走到所拜的客底公館門口了。

高陞，你進去投帖！

高陞不能去，老爺自己去吧。

爲什麼你不去投帖，要你來幹什麼的？

那是約定的，高陞不能走在老爺底前面。如果高陞先進去投帖，那便是走在老爺底前面了；高陞不敢違背老爺底條件。

老爺沒法，只好自己進去投帖。

第三天，老爺上街買東西，叫高陞跟着；但是半路上下起雨來了。高陞帶着傘子，老爺沒有帶。

高陞，你底傘子借給我一用！

老爺，那又是違約的，老爺不能用高陞所用的東西。

老爺沒法，只好任憑雨點淋着回來。

第四天，高陞上來向老爺要求道：

少奶奶底乳汁可以給高陞喫了！

混帳，怎麼你竟敢想喫起少奶奶底乳汁來！

老爺，那又是照約辦理的。孫少爺孫小姐喫剩的東西，不是應該讓高陞喫的嗎？

老爺氣極了，拍着桌子說：

王八蛋，你給我滾！

老爺，且慢！等明年元旦再說吧。

老爺沒法，只好讓他留着，且等明年元旦再回覆他。

到了除夕了，高陞要求老爺給他五年的工錢。

怎麼？你做了一年，爲什麼要五年的工錢？

老爺，請你查一查約定的第三至第七各條！

老爺想，反正只有今天了，明天一定得叫他滾，只好忍痛給了他五年的工錢。

元旦到了，老爺一早起來，擺設香案，向神祇跪拜，祈求一年的福利。當老爺跪着磕完了頭，剛站起來的時候，高陞從香案底下爬出來，跪着抱住了老爺兩腿，高聲說：

老爺要不要高陞？

要高陞！

要高陞？那末，今年再是一年。

三　聰明的新女婿

到岳父母家去回門的新女婿，是很容易受人家嘲笑戲弄的。即使不加以嘲笑戲弄，做新女婿的，也不好放肆失禮，給人家留一種話柄。

有一個回門的新女婿，行完了一切應有的禮節；而受岳父母家底開筵款待了。很豐盛的菜餚，一道一道地上齊了，停止了飲酒而主客一齊喫着飯。這種盛筵之後的喫飯，照例止是應個景兒的；所以聽差們所盛的飯，都是很淺的。不料這位新女婿，卻是食量很大的；很淺的一碗飯，他一下子就喫光了。沒有飽，還想

喫下去，可是聽差的沒有在他後面伺候着添飯，主人也沒有留意。他便無心似地向主人說：

我們那邊有一所極大的房子要出賣，房主人本來很有錢，近來家境中落了，所以打算賣掉它。

那房子建築得怎麼樣呢？且不要說別的，只要看它底椽子！

那房子底材料是講究極了——就有這個飯碗這麼粗。

主人——兩手斜舉起空飯碗來向着趕緊叫聽差給他添飯。

主人瞧見他底飯碗空了，低着頭只顧喫飯，一聲也不響了。

飯添來了，他拿起筷子，這所房子現在賣掉了沒有？

主人忍不住了，向他問。

現在有飯喫了，不賣房子了。

故事的蟬子

四　呆女壻（一）

有一個呆女壻，認不得幾個字，寫起信來，常常別字連篇地鬧笑話。

有一次，他和他底妻子鬧意見，他妻子很氣憤地到母家去了，許久不肯回家來。

妻子老不回來，他有點懊悔了。他想請他底丈人，勸勸他底丈母，再由他底丈母，勸勸他底妻子，要他底妻子回家來。他於是很勉强地寫了一封信，託一個便人，帶給他底丈人。

那位給他帶信的朋友，知道他底信中，一定有別字連篇的笑

話，就把他底信偷拆開來看。看了之後，笑了一場，而且給他加上了許多圈，把不該圈斷的地方給它圈斷了。於是仍舊封好了，送給他底丈人。

他底丈人接到了信，拆開來一看，不覺大怒起來。原來他底信中，有最奇警的幾句話是——

丈人犬。犬丈母。丈母犬。犬姑娘。

有一個呆女壻，不但呆笨，而且健忘——一點都沒有記性。

有一次，他底妻子因爲自己要織布而沒有布機，便叫他到丈母家中去借一張布機來。但是她知道他是健忘的，所以告訴他說，『你一路去，嘴裏不斷地把「布機」兩字念着，免得忘記！』他答應了。『布機』『布機』，這樣不斷地念着去了。

『布機』，『布機』，……一路念着的他，撲的一聲，跌了一交。他跌了之後，趕緊爬了起來；但是把剛才念着的話跌忘了，只記得是『肚饑』了。

『肚饑』『肚饑』……，這樣不斷地念着，到了丈母家中了。

丈母問他：

你來幹什麼的？

肚饑，肚饑，肚饑！……

丈母以爲他肚子餓了，趕緊弄點心給他喫；他一面喫着，一面還是念着：

肚饑，肚饑，肚饑！……

點心喫完了，他還是念着：

肚饑，肚饑，肚饑！……

丈母聽了，以爲他還沒有飽，趕緊弄酒飯給他喫；他一面喫

着，一面還是念着：

肚饑，肚饑，肚饑！……

酒飯喫完了，他還是念着

肚饑，肚饑，肚饑！……

丈母聽了奇怪起來了，怎

肚饑呢？

你到底來幹什麼的？

肚饑，肚饑，肚饑！……

丈母發怒了，罵他說：

呆笨的東西，怎麼儘管說

呆女婿（二）

肚饑？回去問明了你妻子再來！

肚饑，肚饑，肚饑！……

他一路念着回來了。回到家中，他還是念着：

肚饑，肚饑，肚饑！……

他底妻子聽了說：

什麼肚饑肚饑？你借的布機怎樣了？

他這才記起來，不是肚饑是布機；但是遲了，沒有借來。他底妻子知道他把布機弄錯作肚饑了，因此只喫了些點心酒飯，而沒有把布機借回來。於是她想了一個法子，拿一條布條兒，綑在一隻雞底腿上，叫他拿着再到丈母家中借布機去。告訴他：

手中拿着『布』『雞』，眼中看着『雞』『布』，口中念着『布機』，

這樣，總不會再忘記了。

果然，他這一次沒有忘記，一路念着：『布』＝『雞』，……

『布』＝『雞』，『布』＝『雞』，……地念着，到了丈母家中了。丈母聽了他『布機』＝『布機』……的念着，手上又拿了布條細腿的雞，才懂得他底妻子是叫他來借布機的；於是把布機借給他，叫他背着回家去。

地背着布機，走到半路上，覺得有點乏力了，便把布機往地下一丟；忽然聰明起來，怒罵道：

你是八隻脚的，怎麼要我兩隻脚的來背你？現在我已經背了你一程，很乏力了，應該你來背我了；至少，你也應該自己

走！

但是布機沒有保他；既不去背他，也沒有自己開步走。他怒極了，把布機打了一頓；結果，是布機受了傷，卧倒在路上，他卻氣憤憤地自己先身回去了。

六　聰明的戲子（一）

紹興底戲班唱戲，開場的時候，必須先唱三齣照例的短戲。第一齣是慶壽，第二齣踢魁，第三齣是跳財神，這些都是對於觀者作富貴壽考的頌禱的吉利戲。

據說第二齣踢的魁星，照例是由小丑扮演的。小丑穿戴了照例的袍帽，戴了面具，右手拿着一管筆，左手拿着一隻斗，出臺來亂跳亂踢一陣，這就叫做踢魁。

有一個鄉村，僱定了某戲班，在他們底社廟裏演唱每年照例應演的年規社戲。開場的時候，照例慶壽；慶壽之後，照例踢魁

不料這某戲班的小丑，是有羊癲病的。他扮着魁星出臺之後，正在跳着踢着的當兒，碰巧，羊癲病發作了，一交跌倒在戲臺底中心。

『怎麼辦呢？怎麼好呢？』幸虧某戲班底班長有急智。趕緊叫四個跑龍統的角色，扮起四個小魁星出臺來，在兩旁亂踢亂跳地踢了一陣，就把跌倒的魁星擡進了後臺。

『怎麼你們底踢魁，是這樣踢法的？』看戲的鄉下人問。

『這叫做「踢擡魁」，是一種特別的踢法，平常是不踢的。今天因爲瞧得起你們，所以特別巴結呀。』戲班底班長答。

第二年的社戲，換了一個戲班來演唱了。這戲班的小丑沒有

害羊癲病，當照例演踢魁的時候，不曾跌倒在戲臺中心，當然用不着四個小魁星把他擡進後臺去，換句話說，就是不曾「踢擡魁」。但是看戲的鄉下人大不舒服了。

『哼！這戲班豈有此理！太瞧不起我們了，連擡魁都不肯踢；難道欺負我們鄉下人嗎？』

『怎麼叫做「踢擡魁」呢？』這班長不曾知道。幸而鄉下人告訴了他，才補踢了擡魁。

從此，這個鄉村的社戲，照例是要踢擡魁的了。

故事的罈子

七　聰明的戲子（二）

有一個紹興府知府，他喜歡聽戲的。有一次，他傳了一班紹興戲班到知府衙門中來唱戲。他點的一齣戲，是前本龍虎鬪。戲中的情節，是歐陽方斬呼延壽廷。歐陽方是五代時候北漢底宰相，卻是一個奸臣，是大面扮的；呼延壽廷是一個忠臣，是老生扮的。當時那個扮歐陽方的大面，演唱得非常得神；把權奸逼殺忠良的威焰，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是這位知府大人，卻看得義憤填膺地憤怒起來了。這齣戲剛剛演畢，歐陽方下臺的時候，知府大人就叫公差到後臺去把那扮演歐陽方的大面捉了來。

後臺的戲子，一齊喫驚了；戲班底班長，也恐慌而無法了。但是那個大面說：『不妨，一切由我擔當。』他就着了扮歐陽方的戲裝而跟着公差上知府大人那里去。

『你這奸賊，怎樣如此逼害忠良？』知府大人罵着問。『並且，到了我面前，還敢不跪！』

『你看，我戴這樣的帽子，穿這樣的袍子，是一個宰相，怎麼向你一個知府下跪呢？』

『哼！什麼話！你這是戲裝，你是戲中扮演的宰相，不是真的，怎麼敢對我不下跪呢！』

『那末，大人明鑒，戲子逼害忠良，也是戲中扮演的逼害忠

良，不是真的逼害忠良呀，怎麼大人責備戲子呢？』

知府大人聽了，不覺也笑起來了。便放他回後臺去了。

故事的鑰子

一

八　聰明的戲子（二）

有一個紹興戲班，在某鄉村演社戲。到了半夜以後，值社的頭家方面，添點了某一齣戲。這一齣戲中，應該有一個小生上臺。但是這時候因爲夜已經深了，那個小生已經在後臺睡着了。到了輪到小生應該上臺的前幾分鐘，伙義（這是紹興戲班中管理行頭，給各種角色配置戲中應穿應戴的衣帽的人）趕緊去把那睡着的小生叫醒了，把配置好的衣帽給他穿戴了，把他從上場門送出去。但是忽促之間，不曾把這齣戲底名目告訴他。那個小生，已經依着手鑼鼓板底節奏，步出了上場門；可是不曾知道所演的是

什麼戲，應該唱些什麼曲。心中一急，雙眼朦朧地向臺前一望，只見看戲的人，因爲夜深的緣故，已經寥寥了；却有三個癩子，一並排地坐在戲臺前。他情急智生，就隨口編了兩句上場詩道：

小生戲文唱得多，
從不見三個癩子並排坐。

上場詩唱過了，走到臺前，應該坐下去道白了；但是說些什麼呢？恰好臺前坐着的三個癩子，有一個立起身來走掉了。他便坐了下去，即景生情地道白道：

啊！癩子啊癩子，小生並不得罪於你，爲何氣惱轟轟之中，走了一個？

這時候，後臺的人，知道他是不明戲情，在那里胡謅了；趕緊打起下場的鑼鼓，催他下場。他便接着道白道：

啊！癩子，你既然走了，小生也只得快馬加鞭，追上你睡覺去也！

道白已畢，站了起來，做了一個上馬的姿勢，下場去了。

小説の書き方

我所聞見的徐文長故事（一）

去年北大新潮社所印的徐文長故事第一集出版以後，我看到錢玄同先生所述的『其三句』（頁27）。有牽涉着我的話，當時就有的種衝動：（1）玄同先生底『其三句』，既是一個『兩件有零』的零頭，而這件零頭故事，據說是從我在上海民國日報附刊覺悟上所記（玄同先生指爲舊詩新話，但我記得是隨感錄）的整個故事中殘餘下來的，那麼，我似乎應該有『就其零而整之』的義務；（2）我跟開明先生一樣，也是一個徐文長底親同鄉（雖是我底老家，是在會稽地方，而徐文長却是一個山陰諸生；但是我

因爲祖籍山陰的緣故，也曾做過山陰諸生，而且現在兩縣已經合併爲紹興一縣，似乎更不必避什麼假冒之嫌了，）所以幼年時代，從母親、姑母、保姆、姊姊們底口中，聽到的徐文長故事，也是頗多，似乎應該寫幾個出來，湊湊熱鬧，然而一則因爲嬾得動筆，二則因爲我所知道的，有許多已經被開明先生等寫出來（雖然其中不無大同小異之處）了，所以衝動儘管衝動，而寫出的工作，卻儘管給躭閣了；近來徐文長故事第二集，又由北大新潮社出版了。雖然我所知道的徐文長故事，其中大部份已被寫出了，但是還有一小部份，不曾被寫出來；於是我底舊衝動，又被引起，而鬼使神差似地使我發心做寫出的工作，而不再躭閣了，不過

現在所寫的，却幾乎全是關於文字游戲的故事；據我底揣測，或許這種故事，只流傳於文士階級間，說不定，還是出於文士階級底託古的創作。閒話少說，且先把玄同先生底『其三句』，『就其零而整之』做一番補闕的工夫。這個故事，是我底母親說給我聽的；而據母親說，她自從外祖父李亞白先生（山陰所前鎮人；所前鎮跟蕭山邊界毗連）口中聽得的，合併聲明。

（一）

跟徐文長同學的秀才們，詩，徐文長也被邀在內，做了一個社員。這一天是社期，許多社

員，都到齊了，只有徐文長左等不來，右等不來。大家都覺得有點等得不耐煩，於是只好先拈定了題目，一個個都攢着眉頭咿咿唔唔地做起詩來。做了許久，徐文長還不見到。內中一個社員忽然罵起來道：『文長這小子。這樣掉爛汚，難道半路上被惡狗咬死了？還是在家裏捉姦呢？如果他來了，我們非罰他多做一首詩不可。』話沒說完，徐文長恰到了——他底話已經被文長全聽見了。於是大家齊聲道：『罰，罰，罰你多做一首詩，而且要像曹子建也似地七步成章！』徐文長說：『可以！但是什麼題目呢？』——就是蚊蟲。』徐文長便立即口占一首道：

一個社員說：『題目嗎？

蚊蟲广ㄨㄥˊ，

嘴巴（讀若ㄅㄨ）像（讀若ㄒㄧㄤˋ）刀快；

我道若（你也，讀若ㄋㄨˇㄖㄣˇ聲）有多少歪（本領也），

搭殺做（像也，讀若孰）汚介（讀若ㄍㄧㄚˋ）。

（二）

紹興城內大雲橋直街，新開一家三元點心店，店主是跟徐文長認識的，所以去要求他寫一塊橫額式招牌。徐文長說：『寫便給你寫，可是你開張以後，每天要請我白嫖一頓點心！這條件如果答應了，我可以把招牌寫得特別好，包你此後生意興隆。』店

主聽說可以使他生意興隆，也就答應了。於是徐文長便給他寫了一塊，並且囑付他，千萬不要改動他底筆畫？店主依着他底囑付，把招牌照樣做好了，於開張這一天，釘在店門口。大家一看，原來『三元點心店』五個太字，其中心字是缺了中間的一點的，成了一個『心』字。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一霎時傳徧全城，大家都要來瞻仰這塊怪招牌；而三元點心店底生意，果然因此非常發達。徐文長也天天去踐他底約，白喫一頓點心。這樣過了兩年多，店主是發了財了；可是覺得天天要給徐文長白喫一頓點心，難免有點肉痛。並且徐文長不但自己去白喫，有時候還要拉了許多朋友去白喫他。這一天，徐文長又邀了兩個朋友去喫點心，

店主便對他說：『徐先生，你底白喫點心，原是有約在先的。不過照約只是你一個人可以白喫，你底朋友是不在內的，過去的白喫也不必說了。以後你一個人來的時候，仍舊照例白喫；如果請客的時候，可否請你原諒小店，把客人喫的點心錢，付給我們？』徐文長說：『你不說，我也覺得白喫得太多了。現在你既然這樣說，從今天起，我就一概付錢，連我自己也不再來白喫了。』店主聽說他肯不再白喫，自然滿心歡喜；可是也不好意思立刻收他底錢，便說：『今天還請你不必付錢！先生有意，只從明天付起便了！』徐文長說：『那麼又叨光了。』就同着朋友笑嘻嘻地出店去了。不料從第二天去，徐文長不但不來白喫，連『黑喫』也

不來了。可是過了幾天，街上的小兒們，唱起一隻童謠來：

三元點心店，
點心無（讀若一底不破阻，完全鼻音）一點，
一點不留心，
店主無（全前）良心。

唱的人很多，店主聽了，很不高興，他想點心底心字，缺了一點畢竟是一缺點，怪不得這樣被人家蹧蹋。於是他就又去要求徐文長給他加上一點，並且答應他再白嘆一頓好點心。徐文長欣然答應了，擾過了他底好點心之後，便給他另寫了一塊心字中間有一點的招牌，店主把新招牌做好了，換去了舊招牌，以爲可以

免掉童謠底蹧蹋了。不料從此
寥寥可數了；而街上的童謠，
三元點心店，
點心有一點；
良心黑漆漆，
鬼（讀若ㄐㄩ）也（讀若一丫）
這個童謠一唱，生意更不
故，於是把新招牌卸下，仍舊
，舊招牌雖然換上，生意依然
是得罪徐文長的緣故，只好老

郤換了一個樣子：

弗（讀若万廿入聲）來喫。

好了。店主知道這是換了招牌的緣
換上舊招牌。不過這一下却不靈了
不好。店主這才澈底覺悟，知道都
着臉皮，再去懇求徐文長，請他設

法恢復生意，答應他此後永遠請他白吃點心。徐文長見他真誠地悔悟了，於此告訴他說：舊招牌已經不中用了，你仍舊去把他除下，換上那塊新招牌！不過新招牌上心字當中一點，要刮去黑的，塗上紅的！』店主回來，一一照辦。於是大家又轟傳起來，說是三元點心店底招牌，從缺點的心，變成有點的心，又從黑點的心，變成紅點的心了。都爭着來瞻仰這塊紅心的怪招牌，而三元點心店底生意便又恢復起來，徐文長底白喫點心權，也跟着恢復了。

（三）

從前科舉時代，讀書的人，如果入了學，做了秀才，一定要

把考中秀才的那兩篇八股文和一首五言六韻詩，印成一本，叫做試草，分送給親戚朋友；雖然，是名爲就正，實則含有誇耀的意思。這試草底標題，不是某某書屋試草，便是某某山房試草。其餘什麼軒咧，什麼齋咧，什麼樓咧，……也有被採用的。總之家中本來有這麼一間書室，有這麼一個名稱的，當然就用這個名稱；即使本來沒有這麼一間書室，沒有這麼一個名稱的，也要創造一個名稱，來做新秀才底特別商標。

紹興常禧門外（俗稱偏門外）有一个開魚行的，因爲魚行生意很好，發了一點小財，便教他底兒子讀書應試，希望把社會上的地位提高一點。他底兒子，也頗爭氣，居然考中了一個秀才。

既然中了秀才，當然照例要印行便須臨時製定。因爲他和徐文長麼書室名稱，於是這特別商標，認識，所以就請徐文長給他代定了一個玉衡山房的書室名稱，並且給他寫了一個玉衡山房試草的書面題簽。這試草分送出去之後，大家都以爲這書室名稱，取得非常古雅。後被徐文長底朋友看見了，知道是徐文長所寫，便去質問徐文長說：『他不過是一個魚行、王（紹興稱店底舖老板爲、王，就是把店主底主字折開而成），你爲什麼給他定這麼古雅的書室名稱呢？』徐文長說：『這個書室名稱，並不古雅，我只是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罷了。』朋友說：『玉衡兩字，不是很古

雅嗎？你爲什麼說是還他本來面目呢？』徐文長說：『你真笨！你不會把他拆開來看嗎？』真是還他一個本來面目，依然是『魚行、王』四字。

（四）

紹興常禧門外鑑湖邊上，有一個姓談的，開了一座酒樓，定名爲談風月樓。他因爲聽到徐文長給三元點心店寫怪招牌，可以招徠生意的故事，也去請徐文長寫一塊招牌。徐文長說：『你底招牌，只消照常寫，不必弄什麼花頭。但是我可以給你另寫一塊客座上的橫匾』。於是除招牌之外，又寫了『函二』兩字，叫

他做成橫額，訂在客座中間。那姓談的店主，雖然不懂是什麼意思，卻相信他底怪匾額，一定可以哄動一時，招徠許多喫客，便一面答應了他隨時白喫酒的權利，一面把匾額照做起來，釘在酒樓底客座中間。果然，過了幾天，這怪匾額底名譽，傳播起來，大家都要上這酒樓去賞鑑他，而談風月樓底生意，便非常發達了。——不過這『玉二』兩字，本來是一個燈謎，隱着一句成語；想來聰明的讀者，一定能夠猜着，也不必我這講故事的畫蛇添足地加以說明了。

（五）

有一天，徐文長和朋友們在街上閒走，看見一個和尚，坐着一乘轎子，從他們旁邊過去。徐文長忽然狂喊『看大船去！看大船去』，趕緊撇了同伴，往前飛跑，追到轎子底前面去，幾乎把轎子撞倒。轎夫被一撞，便拉住他，和他評理，問他爲什麼這樣瞎撞？他說：『看大船去，我要看極大的大船去！』這時候他底同伴也追上了，路上閒看的人，也聚集得很多了，大家問他；『看什麼極大的大船？那大船在什麼地方？』徐文長說：『我不知道大船在什麼地方，但是我知道前邊一定有極大的船可看。』大家問他何以知道？他說：『不相信，你們只消看這裏有這樣一個要用兩個人擡的極大的槳子（船底後舷釘着幾個鐵的矮圓凳子，

頭上圓而且光，跟和尚們底頭相像，以便套上櫓身的小圓柄，使櫓身可以很活動地搖擺的機關，紹興人叫他做櫓子），前面不是一定有跟這櫓子相配的極大的船嗎？」，於是大家才知道他是在嘲笑這坐轎的和尚。

（六）

徐文長從小文思敏捷，而又性質頑皮。當他做童生的時候，去考了幾次秀才，總是不中。所以不中，並非他底文章不好，實在因爲他底文章做得太快，可以騰出工夫來頑皮的緣故。因爲他每逢到了場中，看了題目，便把文章立刻寫好。寫好之後，一看

人家有許多連破題還沒有做好，他就延挨着不肯就去繳卷。但是卷既不繳，坐在那裏做什麼事呢？於是他就開始頑皮起來了。他把自己底文章，吟哦一遍，覺得做得很好，就動手濃圈密點起來。圈點完了，時間還是很早，於是再細細地加上眉批，加上總批，把自己底文章批評得非常之好，非取第一名不可，索性在卷子面上填上了第一名的名次，這才去繳卷。因此，學臺看了，覺得他文章雖好，但是太狂妄了，就把他黜落了。有一次，他文章做得特別快，頑皮的機會特別多了，又在卷面上把名次填定了，他不但自己底文章圈點了，批評了，而且在卷子後面的空白上，畫了許多祖先的神像，畫了一張供桌，供桌上面畫了許多祭品和香爐

燭臺等件，又把自己底尊容畫在供桌面前；穿戴着秀才底服色，在那禮拜祖。學臺看了他底卷子，以爲他頑皮得太可笑了，便在後面批道：『文章雖好，祭祖太早，』於是他又不得中了。後來他底妻子，知道他底脾氣，於是想了一個法子，當他進場以前，把他所最愛喫的炒豆，給他裝滿了大半考籃，叫他帶了進去當點心。因爲徐文長素來最歡喜喫炒豆；每逢有炒豆喫的時候，他便百事不做，一定要把炒豆喫完了，才動手做別的事情。這一次徐文長到了場中，照例先喫炒豆，後做文章，到了炒豆喫完，人家已經紛紛繳卷，他這才把文章一揮而就，繳卷而出。固然來不及祭祖圖，連圈點、批評、填名次等手續，也來不及做了，於是徐文

長就在這一場考中了秀才。

以上六則，都是我所聞的。雖然我彷彿記得我所聞還不曾被各位先生所寫出的，似乎還有；可是我現在一時不大記得起來，只好等將來記起來的時候，再來寫出。以下一則，是我所見的；但也不過是補沈兼士先生底闕。因為徐文長故事第二集中，開首的『其一』，是顧黃公白茅堂文集中的書徐文長遺事，而兼士先生卻是從焦循易餘籥錄中轉錄的，所以不是全豹。現在我從新安黃承增所輯的廣虞初新志中，看到顧景星底徐文章遺事，大約是原文底全篇，所以把他轉錄如下。

（七）

會稽人，述徐文長游京師時，好大言，為嚴相所忌，閉閤中

我所聞見的徐文長故事（一）

，令作青詞，一日百首，相國大悅，厚贈遺之。途遇盜，盜既去，文長大呼曰：『來！橐中尚有銀卮。』盜大笑曰：『秀才可留質酒』！

後見知督府胡公，廉澹自好。嘗醉卧，胡公探囊袖中所爲文。偶有富商干請，其家人書小赫蹏（註一）潛納文長袖中，若富人與文長者。文長醉卧，胡公探出，按聽，文長不知也。

貧則鬻文自給，稍裕，即百方不能得。一巨賈購其草書，謀諸鄰老，鄰老曰：『是因子能得之』。值大雪，挈樽酒一鯉訪文長，文長大喜，熱酒烹鯉，出其紙，盡書之。

胡公敗，文長佯狂，持斧自擊，破頭不死。世謂文長始末以

狂敗。嗚呼；胡公，文長知己也。動動當代，以忌死；文長之狂，不慕悲哉！使文長不遇胡公，不能成其廉；不廉，不能成其狂。士之遇與不遇，報與不報，其辨微矣！文長詩文，格無詭遇，才本天放，稱其爲人。

今日天寒，客有杭人，復道數事：文長之椎殺繼室也，雪天有僮踞灶下，婦憐之，假以藁服。文長大詈，婦亦詈。時操欜收冰（原註：男昌按，欜音瞿，釋名，四齒把也）怒擲婦，誤中，婦死。縣尉入驗，惡聲色問欜字作何書？文長笑曰：『若不知書生未出頭地耳，—蓋俗書欜作生也。尉怒，報云：『用生殺』，文長遂下獄。

他日，太守出素羅幛，令書豔句；文長箕踞咄咄。太守怒，

戒勿與食，文長即不食，就柱下蟻穴，日醬方寸而已。旬日，顏色如常。

其後御史欲出文長，慮獄詞久具。一老吏曰：『改「用生」作「甩生」，便屬誤殺』；蓋俗書之弊也。文長遂得出。出入皆一俗字，甚矣俗書之弊也！

在獄七年，燒煉藥物，鍛土爲鼓，擊之鏘鏘然。

文長嘗赤脚草屨，白布浣衣，入酒肆，坐看殺鵝。主人曰：『傖！要食鵝毛那！』明日，督府取鵝毳千斤。主人知屬文長，走謝。文長曰：『釋矣！但有赤脚草屨者，即酒食待之！』其任誕若此。

二子：長曰角心，次曰蔗皮。角心妖，（註三）蔗皮貧。生平字畫，尺幅皆值數金：土鼓亦一官長重價購去，而文長之柩尚淺土。嗟乎！紹興多奇山水，不少謝家青山；或曰：『先生葬久矣。』

（註一）漢書外戚傳：『武發篋中，有赫蹏書。』註：赫音閱小薄紙也。今謂小薄物為赫蹏。

（註二）甩生，紹興讀若厂乂ㄢㄗ。

（註三）妖，夭殤也。

故事的罈子

在百忙裏，我又寫我所聞見的徐文長故事了。有人說，「你前回寫了幾則我所聞見的徐文長故事，那位故事搜集家林蘭女士，不曾顧到你底著作權，也不曾問你肯不肯出租，就把它印在徐文長故事第三集中，這也算得「被搶一次」吧？」我說，「不！這些故事，本來在紹興一帶的民間口頭上流傳着，或是早經古人在紙片上寫下來的，我不過依我所聞見的複述一遍，複寫一遍罷了，並不是我底創作。所以我自己先不承認有什麼著作權，哪里說得到什麼「被搶一次」？如

果這可算是「被搶一次」，那末，我也是搶了人家底口頭上有一點要希望林蘭女士採納的，就是以後倘然有人把她所編的各種故事翻印的時候，請她也不要根據什麼著作權條例，扳起面孔來跟人家法律解決，那就得了。」

（八）

有一天，徐文長和他底朋友到鄉下去遊覽，看見有一個很雄壯而有蠻力的鄉下人，在那裏跟人家打架，一班人都打不過他。他們一打聽，知道他是這地方唯一的勇士，是沒有人能夠屈服他

的。徐文長底朋友對徐文長說：『你能屈服這個勇士，我就佩服你，請你吃東道。如果不能，你得請我。』徐文長欣然說：『可以，我一定能夠屈服他。』於是徐文長就去對那勇士說：『你是一個勇士，我很佩服你。但是我想跟你比一比勇力，你肯不肯？』勇士看他是一個文弱書生，就說：『那有什麼不可以；不過怎麼比法呢？』徐文長說：『咱們不要對打。因爲無論是誰受了傷，都是不好的。咱們用別的東西來比勇力吧。你瞧！地面石板上不是有一個螞蟻爬着嗎？你能打死它不能？』勇士說：『這有何難！一拳就可以把它打死了。』不料一拳打下去，螞蟻竟不曾死。徐文長說：『你瞧我不必用拳頭打，只消一個指頭，就可以制它的

死命。』說着，用一個指頭一捺，那螞蟻就被捺死了。這因爲鄉下的石板，是很粗糙的，有許多凹凸不平的地方。當那勇士用拳頭打下去的時候，螞蟻正爬在凹處，所以打不死它；而徐文長用指頭捺下去，是可以捺在凹處的，所以把它捺死了。那位鄉下的勇士，是很蠢笨的；以爲徐文長底勇力，真地强過於他了。但是畢竟不服氣，還想再比一次。徐文長答應了他，於是從稻蓬裏抽了一根稻草說：『你能把這稻草丟過牆去嗎？』勇士接了過去，一丟，就丟過了牆。於是對勇士說：『你不能丟一根稻草過牆，我卻能丟一束稻草過牆。』那位蠢笨的勇士，因爲不明白一根稻

丟再丟，終於丟不過牆去。徐文長便又抽了一大束的稻草，用力

草不能抵抗空氣阻力的道理，被他矇住了，便佩服了他，以爲自己勇力不及徐文長；而徐文長便占了勝利了。

（九）

紹興有一個臭鄉紳死了，很熱鬧地大開其弔。徐文長在這位臭鄉紳生前，本是很反對他的；就是死後，他也並不曾接到他底訃聞。然而臭鄉紳開弔的這一天，他卻送去一個輓額。喪家聽說是徐文長送來的輓額，當然覺得有點驚奇。可是攤開一看，卻是『碩德乃仰』四個大字，明明是景仰臭鄉紳底碩德的；於是就把它高高掛在靈前。掛了不久，徐文長更親自到來，向靈前弔奠。

弔畢之後，就在靈前大聲地向陪客（知賓）說道：『我這「碩德乃仰」（註）碩德好嗎？』說畢，就揚長而去。於是喪家才知道他底用意，趕緊把輓額除了下來。

（註）『碩德乃仰』四字底聲音，和紹興底國罵『ㄙㄊ ㄉㄊ ㄋㄧ ㄤˊ』底聲音相同，就是『ㄔㄨㄊ ㄋㄧ ㄤˊ』底意思。

田螺精

從前有一個種田的，他是一個光棍頭老（註一）。因此，一面要到田裏的工作，一面又要管家務。三餐茶飯底燒煮、挑水、劈柴、掃地、揩桌子、洗碗盞……等等的工作，都要自己做。並且衣服鞋襪之類底漿洗縫補，也要自己動手。在鄰舍們看來，也實在是一個苦人，但是他是很勤快的，這種光棍頭老的生活過慣了，倒也不覺得什麼。

鄰舍的女人們，有時到他家裏去，看見他底卧房廚房，都收拾得乾乾淨淨，沒有一個不稱贊他。並且還有一樁頗可詫異的事

，是從來不曾看見他出過水缸脚（註二），而他灶前水缸裏的水，總是碧澄澄地很清潔，一點沒有泥滓沈澱在水缸底裏。人家幾次地探問他，他總是微笑着不肯說。但是這個秘密，不久就被東鄰的阿五婆發見了，原來他在水缸裏養了一顆很大的田螺。於是鄰人們都知道他水缸裏的泥，都被這顆大田螺吃去了。

有一天，正是農忙的時候，他一早吃了早飯，就到田上作工去了。因爲忙的緣故，碗盞也來不及洗，依舊擺在灶旁的桌上。可是等到午前回來，預備燒午飯的時候，走進廚房一看，早上不曾洗過的碗盞，已經洗乾淨了，很整齊地擺在灶上。他有點詫異

了。但是他以爲也許自己洗過了，自己忘了的緣故，所以也不放在心上：只趕緊把飯燒熟了，吃完了出去，依舊到田上去工作。到了傍晚，他又回家去，預備燒晚飯。但是這一次更可詫異了。不但午飯後不曾洗過的碗盞洗乾淨了，而且揭開鍋蓋一看，晚飯也已經燒熟了，菜也已經弄好了。

『誰幹的？……誰來幫助我的忙呢？……誰進來了？門是鎖着的呀！』他懷疑着很驚訝地向四面找尋一下，不曾找出一個人影來。

『哦！別是神仙來了吧！』他猜疑了一會說：『別管他！吃了再說。』

飯是格外香輭，菜是格外鮮美。一會兒吃飽了，照例收拾睡覺。往常他是一上牀就睡着的，這一天却睡不着。他想『別是過去的母親可憐我，來給我幫這個忙的吧！但是爲什麼前幾年不來幫忙，到而今才來呢？不是吧！』想着想着，覺得越想越模糊了，也就呼呼地睡着了。

雞叫了，四更將盡了，他照例起來，正待收拾早飯，不料跨進廚房一看，鍋子上熱騰騰地蒸汽上衝，灶下餘火還微微紅着，原來早飯又熟了。

『準是神仙來了吧！奇怪得很呵！——不管他，喫了再說。

早餐以後，他想試驗一下，把日常應做的工作如掃地，挑水，洗鍋子碗筷……等等工作，故意不做，鎖了門就出去作工，到了傍午，也故意回來得遲一點。回來的時候，一面走着，一面想，『也許午飯又熟了。』

果然，不但午飯熟了；而且地也掃乾淨了，水缸裏的水也滿了，碗筷也洗淨了，整整齊齊地擺在桌上了，還有，不曾漿洗的衣服，也替他漿洗過，晾在竹竿上了，破的鞋襪，也替縫補好，放在牀邊了。於是他知道準是遇了仙，倒也不以爲奇了。

他喫飯的時候想，『這準是一位仙女吧！他給我做了許多事，我應該怎報答伊呢？』

午飯喫完，他便望空跪倒，拜謝仙女幫忙的恩，並且希望伊永久地幫忙：希望伊現身一見。但是禱告一番，毫無影響，只好再出門去作工。

不消說，此後家裏的一切工作，都不消他自己動手了，他覺得自己是很幸福的，因爲減少了許多忙碌。但是他天天禱告，希望這位仙女現身，總是沒有影響，他却覺得有點惘然。

這一天，他不知怎地，醒來早了一點；三更才過，他就睜開了眼了。在枕上一轉側，便聽到廚房裏有鍋蓋掀動的聲音。他想，『這是一個見到仙女的機會了』；於是輕輕地下牀，踅向廚房

門口窺探。

『阿呀！』幾乎喊了出來。一個身材描條的女子，背着身兒站在灶前，正傾米下鍋呢。他驚喜非常，便躡着脚蹤兒踅上前去，猛然把伊攔腰抱住了。伊似乎喫了一驚，回頭來『啊！』了一聲，便想掙脫。但是因爲他緊抱着，只把身子扭了幾下。

『仙女！……仙女！』

『你別抱住我！抱住了，我便變化了去，永遠不來了。』

『仙女！你答應我不去，我便不抱住你。』

『好！你放了我吧！』

他放了兩手，那仙女旋轉身來，他這才仔細地端詳伊底面貌

『呵！美麗！真是美麗呵！』他想着，幾乎喜歡到跳起來了。

『仙女！請坐！』

『我不是仙女，但是我合你有緣的，所以到這兒來。你如果怠慢了我，我就去了。』

『不敢！但求仙女別變化去。永遠在這兒伴着我！』

『好！咱門先把飯燒熟了，對坐着喫了飯。

於是他們倆把飯燒熟了，

『你可以出去做工了！家裏的事一切由我給你做，你不要再

管！』仙女吩咐他說。『但是你不準告訴人家，出去的時候仍舊鎖了門。中午回來得遲一點，午飯我給你預備好了。』

於是他答應着，出門去了。他臨走的時候，仙女又叮囑他說，『你不準告訴人家！如果洩漏了，我就去了。』

『知道，我絕不告訴人家。』他高興得什麼似地跳着出去了。

他從此不是光棍頭老了。他在田裏作工的時候，常常唱着仙女教給他的很宛轉悠揚的歌，作工時便格外快捷，而且一點也不覺得辛苦。這是他底同伴們所不曾聽到的。他到了向午傍晚，比

平常回去得遲了。他底衣褲鞋襪也格外整齊清潔了。鄰舍們雖然覺得詫異，但是也猜不出什麼理由來。

鄰舍的女人們，有時仍舊到他家裏去探望。他底卧房廚房，格外比從前乾淨了，簡直不像一個光棍頭老底廚房卧房。但是他屋裏明明沒有女人，只能照例稱贊他底勤快能幹。

一年過去了，他們倆底生活，真是非常地和美而快活。但是有一天，仙女忽然微皺着眉頭，帶着含羞而又爲難的口吻向他說：

『我……我要給你養小孩子了。這是瞞不得人的，咱門得想個法子。』

『好啊，』他又驚又喜地說。『但是，我底仙女有什麼法子想呢？』

『你不是說有個姑母嫁在隔縣嗎？你可以先對鄰舍們說，』姑母要把表妹嫁給你，現在就要上姑母家去就親了。』這樣咱們過幾天就上姑母家去住一個月回來，便可以瞞過鄰舍們了。』

『好是好！但是對姑母又怎麼說呢？』

『那不難。你只說現在娶了一房媳婦，特地來拜見的。』

『好！就這麼辦罷。』

姑母見了這內姪媳婦，喜歡得什麼似地，認伊作乾女兒了，

於是伊真做了他底表妹了。姑母是有錢的人，自己又沒有親女兒：因爲愛這乾女兒，當他們倆告別回家的時候，又賠贈了許多妝奩，並派他底表兄送了來，真像個迎娶回來的樣子。

他們倆從此過着堂堂皇皇的夫婦生活了。鄰舍們都來賀喜，吃喜酒，看新娘，沒有一個不稱贊新娘底美麗。

十月滿足了，小孩子養下地了，是個男的。伊給他娶了一個名字，叫做小螺。

快樂的時間，是容易過去的，小螺已經三歲了，乳也斷了。他能說話，能唱歌，能走能跳，很聰明，伶俐。真是他們倆底小

寶貝。

『仙女！』他在人面前叫伊表妹，背着人還是叫伊仙女。』

咱們底小螺，多聰明，多伶俐，不像一顆小螺，實在是一個小神仙。』

『不！他實在是一顆小螺，我實在是一顆大螺。』

『仙女，你別笑話了！怎麼是一顆大螺呢？』

『不信嗎？你來看！』伊把他拉着進了廚房，掀開灶前的水缸蓋來：『你看？』

伊不見了，只見碧澄澄的滿缸的水裏，浸着一顆大田螺。他

吃了一驚，這才知道他底妻子是一個田螺精。但是他絕不覺得可怪，拍着水說，『仙女，你出來罷！我底仙女！』

一回頭，仙女依然站在他底背後，含着笑說，『你信了嗎？』他一看水缸底裏，只剩了一顆螺殼。

『我底仙女，你總是一個仙女！』

『不！我告訴你，我還不曾成仙呢。我本來是可以成仙的。但是我因爲感激你養我的恩，又可憐你是一個光棍頭老，所以情願做你底妻子，給你料理家務，給你養小孩子。不過這是違犯天條的，將來或許因此不能成仙也未可知。』伊說罷，有點淒然了。

『我底仙女，我感謝你，我保護你，我希望合你同登仙界！』

『仙界嗎？遠得很哩？我近來覺得罪犯天條；不久要遭不測之禍，所以我預先向你說明我底來歷。不過我因爲愛你，我爲你死，也是甘心的。』他說着，哭了。

『我底仙女，你別說這不吉利的話吧！咱們倆這樣生活着，便是神仙。我也不想合你同登仙界了，我願合你永久地過這樣快樂的生活！』他抱着伊，也流下淚來了。

『但願如此，可是恐怕天不從人願呢。只要我死之後，第一你好好地愛護小螺；第二你把我底原殼，保存起來，將來告訴小

螺，這是他母親底遺念！』

『別再說不吉利的話吧，我能保護你；我底仙女，你你放心吧！』

『是的！我底生命，也許還有幾年，你先別着急吧！』

小螺五歲了。他們底姑母記念着他們，老遠地親自來探望。一擔很豐盛的禮物，叫他底表兄挑着送來。他們很高興很殷勤地招待伊。伊看了小螺，非常愛他，給了他許多見面禮物。住了幾天，姑母要走了，他們也備了許多禮物回敬伊，仍舊由表兄挑着回去。

姑母送來的禮物中，有一對公鷄，照伊底意思，是要把它壁還的。因爲伊很厭惡鷄，尤其厭恐公鷄，所以看見了鷄，總是怯生生的。但是這一對公鷄，姑母說是給與伊底外孫小螺的，不好意思壁還伊，只好收下了。

『把它賣了，或是殺了吧！』姑母去後，伊便合他商量着說。

『不，別辜負了姑母底好意，留着給咱們底小螺。』

伊默然了，似乎有點不高興；但是他並不曾覺得。

不知怎的，這一天鷄籠破了，兩隻公鷄都逃了出來。小螺發

見了，喊着說，『母親！母親！公鷄出來了！公鷄出來了！』

伊正在廚房裏切菜；聽得小螺叫着，伊就趕忙出來。不料公鷄看見伊出來，就一齊飛起來，啄伊底雙眼，把伊底雙眼一齊啄瞎了。伊痛極了。喊了一聲『阿喲』，向後一倒，倒在地下。

小螺哭喊起來了：他父親正在門外，趕忙跑進來，把伊抱到卧房裏，放在牀上。但是伊已經暈絶了。

他替伊揩抹了面上的血，抱住伊叫喚：『仙女！仙女！我底仙女！醒來！醒來！醒來！』

伊慢慢地醒來了；但是差不多只剩了一絲的氣了。

『啊喲！我……我底禍到了！我……要死了！』伊喘

息着低低地說。『我死之後，第一，你要好好地愛護小螺；第二，你把我底原殼保存起來，將來給小螺做他母親底遺念！』

『仙女！我底仙女，你是不會死的。我給你請醫生去吧。』

『不！我是不中用的了，立刻就要死了。我死之後，我底屍體，一定會現出原形來。你給我好好地保存着，別使人家知道！一個月以後，我底姊姊一定會前來接了我去的。』說着，伊就喘了一回氣，奄然地死了。死了之後，果然變了一顆沒殼的大田螺。

他痛哭了一場，把伊屍體，用布袋裝了起來，掛在牀頭。一面把兩隻公鷄一齊殺了祭伊。

『對鄰舍們怎樣說呢？』他躊躇着。

『哦！有了！只說伊要回母家去，我帶了小螺一同送去。到了姑母家裏，就說伊不幸死了，把小螺送來託伊撫養。』

『好的！就是這樣辦吧。』

他把小螺送到姑母家裏，安頓好了，就回到家裏，對鄰舍們揚言，『伊留住在母家了。』

一月以後，伊底姊姊果然來了。伊說，『伊妹子本來可以成仙的；因爲嫁了你，得罪了上帝，所以遭此慘死。現在我把屍體接了去，給伊代爲懺悔，或許可以復活。但是懺悔的時候，要你

合小螺給伊盡一分的力！』

『盡力，可以使伊復活，有什麼不願意呢？但是怎麼盡力啊？』

『你一面對鄰舍們說，「伊不幸死在母家了。」一面把小螺領回來，騙他說「母親暫時留在外婆家裏，過幾天才回來。」再把伊底原殼拿出來，交給小螺，教他用筷子輕輕敲着唱道：

「晶晶晶！乃（註三）娘田螺精！
「卜卜卜，乃娘田螺殼！」
「晶晶晶！乃娘田螺精！」
「卜卜卜！還了乃娘田螺殼！」

這樣，唱過三年，伊就可以復活了。』

伊底姊姊接了屍體去了；他就依着伊底話做。於是小螺天天拿着大田螺殼，用筷子輕輕敲着唱道：

『晶晶晶！乃娘田螺精！』

『卜卜卜！乃娘田螺殼！』

『晶晶晶！乃娘田螺精！』

『卜卜卜！還了乃娘田螺殼！』

不久，鄰舍底小孩子們，聽了小螺底歌唱，也都照唱起來了。所以現在小孩子們拿了田螺殼玩具，也常常把筷子輕輕地敲着

唱道：

『晶晶晶！乃娘田螺精！』

『卜卜卜！乃娘田螺殼！』

『晶晶晶！乃娘田螺精！』

『卜卜卜！還了乃娘田螺殼！』

（注一）光棍頭老，指無妻的壯男而言。

（注二）出水缸脚，就是洗滌去缸底沈澱的泥滓。

（注三）乃就是你。

故事的牌子

太陽姑娘和月亮嫂子

幼年的時候，常常喜歡仰着頭，睜着眼，向太陽瞪視。雖然瞪視一會兒，就被太陽底光芒激射得頭昏眼花；但是低頭閉眼一會兒，又在那兒瞪視了。爲什麼成功這樣一種癖氣，我也不知其所以然。

『你又在那兒釘着眼睛獃看太陽了；仔細太陽姑娘用她底五色繡花針，戳瞎你底眼睛啊！』我底媽媽這樣說。

『怎麼？太陽是姑娘嗎？她爲什麼要用繡花針戳瞎們底眼睛呢？』我問。

太陽姑娘和月亮嫂子

『你沒有知道太陽姑娘底故事吧，我講給你聽。』媽媽說。

『從前有兩個女子：——一個是姑娘，一個是嫂子，——都是是很美麗的。可是她們倆底性情，却不很相同。姑娘底性情，是嬌羞而剛烈的；而嫂子底性情，却是大方而柔和的。她們倆雖然同樣地願意把美麗的容光顯露在眾人面前，讓一般人都知道她底美麗；但是嫂子是大大方方地讓人家正眼看覷的，而姑娘却不許人家正眼看覷她。這也許因爲嫂子是一位已經嫁了人的婦人，而姑娘是一位未曾嫁人的處女，難免嬌羞的常態吧。

『她們姑嫂倆，常常討論這個讓不讓人家正眼看覷的問題。』

『『如果有人敢正眼看覷我，我一定用繡花針戳瞎她底眼睛

？」姑娘說。

「別這樣吧，太激烈了！」

的容光，顯露在衆人底面前，又何妨讓人家正眼看覷呢？不過雖然讓人家正眼看覷，却也有一個分寸，不要常常把全付面龐顯露在衆人前。因爲常常給人家看，縱然美麗，人家也覺得看膩了。所以我以爲不如把美麗的面龐，慢慢地一點一點地隱藏過去，使人家不至於因爲常常看同樣的面慢慢地一點一點地顯露出來，又可以保持咱們美麗的容光底尊嚴，又何必拿繡花針戳瞎人家底眼睛呢？」

「咱們既然不惜把美麗的姿子說。

「因爲性情不同的緣故，姑娘畢竟不能贊成嫂子底主張，於

是只能各行其是。

『有一天，有一個不知姑娘底性情和主張的，正眼看覷了她一次；姑娘突然惱怨起來，竟拿她手下常備着的繡花針，把那人底一雙眼珠都戳瞎了。她底主張是實現了，而她底罪案也因此成立了。不幸呵，她竟因爲犯了無故傷人的罪，捉將官裏去，而生生地被絞死了。

『性情和主張，雖然各不相同，但是她們倆却非常地互相親愛的。姑娘不幸被絞死了，合她非常親愛的嫂子，自然非常地悲痛，而無夜無明地哭泣着。她在悲痛哭泣的當中，忽然夢見姑娘來告訴她說：「嫂子，你別哭了！我因爲貞烈的緣故，已經被上

帝封爲太陽之神了。我現在非常記念你，所以把你薦給上帝，要求他封你爲月亮之神；上帝已經允許，不久就有天使來徵召你到天上去管理月宮了。」嫂子夢醒之後，隔不多時，果然也被天使來徵召了去，在天上朝見了上帝，被封爲月亮之神，合親愛的姑娘朝夕相見了。

『她們倆相見之後，自然悲喜交集。不過她們底性情，還是各各照舊，而她們底主張，也依然各各自行其是。她們倆依然同樣地把美麗的容光顯露在眾人面前，讓一般人都知道她底美麗。不過月亮嫂子，是把美麗的面龐，慢慢地一點一點地顯露出來，又慢慢地一點一點地隱藏過去；而太陽姑娘，却把她底繡花針，

化成千千萬萬，徧身都是，預備戳瞎那正眼看她的人們底眼睛。

『仔細呵！太陽姑娘要用她底五色繡花針戳瞎你底眼睛的，你別在那兒釘着眼睛獃看她吧！』

因爲媽媽這樣說，竟把我那瞪視太陽的癖氣給漸漸改變了。如今雖然有時候還不免要釘着眼睛獃看她一下，但是總同時記起這個故事來。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在江灣

附錄

綽號文學底研究

綽號，也叫做混號，也叫做混名；搜羅起來，別的名稱，大約還有許多，是因時代或地域底不同而不同的。因為沒有什麼大關係，不列舉了。

它是流行於各級社會間的。從帝王公侯卿相一直到盜賊乞丐，都可以有綽號；而越是流氓光棍三姑六婆盜賊乞丐之流，越離不了綽號，幾乎個個都有。它底特長，是能夠用極少數的字（從一字到六七字），把某一個人底特點描寫出來：使曾經見到過這個人的，把綽號合對於這個人底印象一對照，就像這個人站在當面；即使不曾見到過這個人的，一聽到這個人底綽號，也就能彷彿眼前湧現着這個人。所以它實在是一種特殊的文學作品。

相傳法蘭西文學家福勞貝爾，教他底學生莫泊三，用百許字的短篇，把一個車

夫底特點描寫出來。因為經過這樣的練習，所以莫泊三成為善於描寫的短篇小說之王。但是，用百許字的短篇，描寫一個人底特點，還不能算是地小不足以迴旋；最少用一個字，至多也不過六七個字，能夠把一個人底特點描寫出來，便似乎覺得難能而可貴了。

然而它是流行於各級社會間的；人人都可以被它人給予以綽號，人人都可以對於它人給予以綽號，所以似乎也不好算是難能，不過從它在文學上的價值看，短兵制勝，寸鐵殺人，雖不難能，却是可貴！

它底創作者，也並不一定屬於某一個人。有的經某一個人底提出，而得多數人底公認；有的經某一個人底提出，更經若干人底修正，而再得多數人底公認；有的某一個人提出這個，某一個人提出那個，同時有若干人底提出，經若干人底選擇淘汰，而再得多數人底公認。所以它底來源，差不多合歌謠謎諺之類一樣，是社會的

，不是某一個人的。

它底流行的範圍，有些往往只限於一個社會間。例如官僚政客底綽號，只流行於軍隊的社會間；軍官士兵底綽號，只流行於學校的社會間；乃至流氓光棍三姑六婆盜賊乞丐底綽號，只流行於這些階級的社會間。不過，這只是最狹的流行而說；如果被別的合它們有關係的社會所知道，也可以得到合本社會同樣的公認；一經公認，便也會在那個社會間流行起來。至於有些綽號，本來為一般社會所給予，一般社會所公認，當然是流行於一般社會間的。這就是著名的官僚軍官或盜賊等底綽號。因為他們的關係，往往普遍於一般社會。總之，綽號流行的範圍，大約就是合被給予這個綽號的人有關係的社會。

還有對於某一個區域的人或某一個部類的人，給予以一個總綽號的。列如稱紹

興人為紹刀鬼，蘇州人為蘇空頭，甯波人為阿拉，台州人為台牛，金華人為火腿，江西人為老表或補碗匠，湖北人為九頭鳥，山西人為老西兒，山東人為倭子，以及明代人稱四川人為川老鼠，湖北人為乾魚，江西人為臘雞之類，是對於某一個區域的人給予以一個總綽號的。又如北平人稱流氓為混混，上海人稱某種妓女為野雞，杭州稱警察為條兒碼子，以及近時人稱接近共產黨的投機者為紅蘿蔔之類，是對於某一個部類的人給予以一個總綽號的。這種總綽號，雖然未必能把所給予的全區域或全部類的人底特點整個地描寫出來而沒有例外；但是總能夠使聽者對於某一個區域或某一個部類的人，得到一個大體的總概念。

它所描寫的，大略可分為（1）狀貌，如黃鬍公、摸著天、紅眼睛阿義、駝背五少爺之類；（2）德性，如及時雨、黃佛子、浪子宰相、急先鋒之類；（3）威望，如鎮三山、臥虎、餓彪、鐵面御史之類；（4）聲價，如青錢學士、塚中枯骨，衣冠土

偶、百勝將之類；(5)運命，如白衣宰相、崔四入(唐代崔休四拜宰相)、白蠟明經(唐代董方九舉不第)、不刺市秀才之類；(6)財產，如金玉一品穀爺、狄國富、陳百萬之類；(7)業務，如許糖餅、楊鞍兒、菜園子、操刀鬼之類；(8)技能，如王燒金、黑漆船(宋代趙孟蟻善造黑漆大船)，聖手書生、玉臂匠之類，(9)學識，如近世肉譜、立地書廚、井底蛙、沒字碑之類，(10)藝術，如溫八叉、張三影、鄭鷓鴣、崔黃葉之類；(11)武勇，如王三鐵、李鐵槍、托塔天王、沒羽箭之類；(12)行為，如隨駕隱士、伴食宰相、斷窗舍人、屈膝執政之類；(13)舉止，如囁嚅翁、失孔老鼠、望柳駱駝，洩氣獅子之類；(14)臭味，如棗餻、梅香，寶臭、香扇墜之類；(15)談吐，如車斤御史、鵝鴨諫議、萬歲閣老、陳也罷之類；(16)著作，如鬼畫狐、薛萬回、歌後鄭五、馬啄木之類；(17)服御，如黃牛媼、赤牛中尉、碧鷄雀、連花、(鄭人連生好酒，每飲必插花於首，見夷堅志)之類；(18)身分，如杜父、

召母、岳爺爺、文武管家（嚴嵩當國，以萬家為文選郎，方祥為職方郎，八稱二人為文武管家）之類；餘不概舉。

至於它底修辭現象，有用直述法的，如郭尖、拗胡、柳癭、冶葛（抽象的直述法），三旨相公、紫髯伯，神醫、鐵叫子（具體的直述法）之類；有用譬喻法的，如九月得霜鷹、插翅虎、笑面虎、霹靂火之類；有用比方法的，如關西孔子、清朝郭康成、病關索、小李廣（古人），東方華盛頓、中國列寧、拿破崙第四、馬克斯第二（異國人），活閻羅、八臂哪吒、温鍾馗、半截觀音（鬼神）之類；有用引用法的，如明代東林點將錄和清代乾嘉詩壇點將錄，都用水滸傳中已有的綽號，加在同時的東林黨黨人或同時的詩人身上之類。大約用抽象的直述法的，不很容易引起想像，所以最少。用具體的直述法的較多；但是也不容易使人感覺到意在言外的興味，所以也不十分多。用得最多的，要算為譬喻法。其次便是比方法（通常都把比方法屬於

譬喻法，但是兩者微有不同，至少是比方法應為譬喻法底一種特殊的），用的數量，合譬喻法差不多；但是它底效能，不及譬喻法。因為譬喻法往往拿人人所共知的眼前事物來作譬喻，用不著加以解釋。至於比方法所用的古人或異國人或鬼神，都是仗着他們底歷史背景或社會背景來作襯託，對於不知道這種古人或異國人或鬼神的，非加以解釋不可。這就是比方法不及譬喻法的緣故。引用法（同時也就是比方法）用的很少，除前舉兩例以外，頗不多見。

合綽號相類的有三種：一、江湖上星卜命相之流的術名；二、優伶底優名；三、娼妓底娼名。但是它們合綽號不同之點，有：（1）它們往往由自己或師傅鴇母所取定，而並非社會所給予；（2）大多數並不描寫某一個人底特點。所以它們不過合所謂別號相等罷了，沒有什麼文學上的價值。

故事的轉子

蚤歌序

讀了毛詩中的十五國風和漢魏六朝樂府中所收的一部分民間歌曲以後，便覺得從唐代以後，無數的民間歌曲，被忽視了，被遺棄了，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絕大憾事。然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對於已往的抱憾，是無益的了；咱們只有從現在努力起來，希望而今而後，不要再蹈往轍！

清商曲辭中的吳聲歌曲和西曲歌，咱們已經覺得它們微有不同；再把它們合橫吹曲辭中的梁鼓角橫吹曲相比，便覺得顯然不同了。即此，咱們可以知道地域或民族底不同，能使文學作品底內容和外形都有差異；正合時代變遷而文學也跟着變遷一樣。其實：毛詩中的十五國風仔細觀察起來：它們各國相與之間，也是很有不同的。不過咱們貴國的文人們，對於時代的觀念，已經不很清楚；而對於地域民族底差

異，尤其不加注意。所以文學上縱的比較研究，向來不多；而橫的比較研究更少。十五國風或六朝時南北民間歌曲底橫的比較研究，從前竟是沒人談及；這種工作底開始，不能不希望於最近的將來。

這最近的將來的工作，可以分為兩部分。（一）就原有的舊材料如國風，吳聲歌曲，西曲歌，梁鼓角橫吹曲等，加以橫的比較研究，並於舊籍中搜尋可供這種比較研究的材料，以求略補過去的缺陷；（二）努力搜輯現代的新材料編成新的省風，縣風，鄉風或族風，以作橫的比較研究底新預備。這兩種工作，實在同樣地重要；不能分什麼軒輊。

清代乾隆間羅江李調元所輯的粵風四卷，是那個時代兩粵的省風，其中含有粵歌、蜑歌、猺歌、狼歌、獞歌各部分，又是粵人和蜑猺狼獞各族底族風。在那時代，能有這樣的搜輯，以作後人橫的比較研究底材料，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但是其中

蛋歌一部分，所搜輯的只有三首，不及其餘各部分之多，所以僅僅附庸於粵歌之中；而且似乎都是從前人底筆記和詩話中轉錄下來，不是出於直接的搜採的。關於這一點，只認粵風為舊材料，已經使咱們感覺到不滿足了；何況咱們還有搜輯新材料的需要呢！

友人鍾敬文君，是一位很注意於民間的故事，歌謠而勤於搜輯的人。他是一個粵人，所以他所搜輯的，偏於廣東方面。這一册蛋歌，是他三年來苦心搜輯而結集起來的。他底工作，不但能彌補李氏粵風中蛋歌舊材料不滿足的缺陷，而且能作蛋族族風新材料的供給；在民間文學橫的比較研究上，功績是不容藐視的。

蛋歌底內容和外形，在鍾君底中國蛋民文學一瀚——見本書附錄（一）——裏，已經說及，也不消我再多說了，在這里所要說的，是鍾君底已見著錄的蛋歌——見本書附錄（二）——底一點補充。李氏所輯的粵風第一卷中蛋歌三首，其中第一、第

二兩首，合本書錄(二)的第一、第三兩首相同；而第三首却為本書附錄(二)所不載。現在把這一首錄出如左，以作已見著錄的蛋歌底補充。

鹿在高山吃嫩草，
相思水面輯麻紗；
紋藤將來作馬口，
問娘鞍落在誰家？

可惜，我所見的鈔本上第三句末字是缺的。李氏於蛋歌題目後有一段說明：

蛋有三：蠔蛋，木蛋，魚蛋。寓潯江者乃魚蛋，未詳所始；或曰，『蛇種，故祀蛇於神宮也。』歌與民相類；第其人浮家泛宅，所賦不離江耳。廣東廣西皆有之。

蛇種的話，咱們可以不必管它；但蛋有三種，却能指示咱們以蛋族底類的。又

明末番禺屈大均所撰的廣東新語第七卷人語，稱蛋民為蛋家賊，指他們為廣中種各無巢穴之盜中的一類。他說：

> 蛋家本鯨鯢之族，其性嗜殺。彼其大艟小艑，出沒波濤；江海之水道多歧而罟朋之分合不測；又與水陸諸兇渠相為連結，我哨船少則不能躡其蹤跡，水軍少亦無以當其鋒銳。計必兵恒有餘於盜，毋使盜恒有餘於兵；……而蛋人則編以甲册，假以水利；每十艇為一隊，十隊為一長，晝川使守，略倣洪武初以蛋人為水軍之制，擇其二三知勇者，為之大長，授以一官；俾得以軍律治其族，與哨船諸總，相為羽翼，……

從這一段記載中，知道蛋民在明代初年，曾經編為水軍，在明代末年，又曾經營過強盜生活，使咱們更明瞭一點蛋民歷史上的性質了。至於鍾君已見著錄的蛋歌底第二首，也見於廣東新語第十二卷詩語中：

其蜑女子蕩恣如吳下唱楊花者，曰綰髻。有謠曰，（文全同已見著錄的蜑歌第二首，特省去）。槳者。搖船也，亦雙關之意！潛者，覺也。

鍾君說是粵東筆記，大約粵東筆記正是從廣東新語轉錄而來，而此歌還是明代的蜑歌。其次，清代小說中，有所謂嶺南逸史的，書中第三卷第十回，也載有蜑歌四首。其中第一首合廣東新語所引的大同小異。現在把這四首蜑歌一併錄出如左：

手撚梅花春意鬧，
生來不嫁隨意樂；
江行水宿寄此身，
搖櫓唱歌槳過潯；——其一。

官人騎馬到林池，

斬竿削竹織筲箕，
筲箕載綠豆，
綠豆恨想思；
想思有翼飛開去，
只剩空籠掛樹枝。……其二。

雲在水中非冒（注一）影，
水流影動非身情；
雲去水流兩自在，
雲何負水水何縈！……其三。

蚩歌序

撥掉珠江十二年，
慣隨流水逐嬋娟；
青巔（注二）難種君莫種；
愜雨堪憐君莫憐。——其四

第一首合廣東新語所引不同的五字，而其餘三首，似乎合蛋歌底本色，不很相同。案嶺南逸史，署花溪逸士編次；卷首有乾隆甲寅西園老人序一篇，序中稱作者為黃子，大約作者是他底同時人；惜乎有姓無名，一時無從考證了！卷首又有凡例四則；前兩則說：

一、是編悉依霍山老人雜錄、聖山外記、廣東新語、及赤雅外志、永安羅定省府諸誌考定……

一、詩詞歌謠有可考者悉入之；其不可考及辭意未暢者，則以已意足之，以成大觀。

那麼，這四首蛋歌，或許是那位作者已意足之的——至少也是刪改過的呢——。但是咱們雖然不能當他作正材料看，也可以當他着副材料看的。因為這位黃君，大約總是一個廣東人，即使他所仿製的蛋歌也不失為粵風底舊材料哩。

這一點補充，當然不能使鍾君和讀者滿意；但是咱們如果繼續着有別的發見，或是鍾君更有新的搜輯，仍將貢獻於讀者之前。

（註一）冒，無也。

（註二）顛，草頭也。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日劉大白在上海江灣復旦大學

故事的鐸子

民間文藝叢話次集序

從地層中發掘得若干古器物和生物底化石，一面給進化論增加了强有力的證據，一面把歷史仲長到既有文字以前的若干萬年，這是一件大事；從民間搜採得若干神話、故事、童話、歌謠和謎諺、一面給人類學、民俗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增加了許多資料。一面把文藝的範圍擴張到貴族階級，知識階級以外的無數民衆兒童間，這也是一件大事。這兩種工作底重要性，固然無分軒輊；而古器物和化石，幸而存在於地層中，神話、故事、童話、歌謠和謎諺，幸而流傳於民間，都要碰到相當的機運，也是相同。所不同的，古器物和化石是死的，而神話、故事、童話、歌謠和謎諺等，却是活着而還在那兒變遷成長的，

農人在那兒墾荒鋤地，石匠在那兒開山採石，也會發掘得若干古器物和化石；

如果被骨董家拿去了，他們也知道珍賞鑑；然而到了地質學家底手裏，便不同了，便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了，豆棚瓜架下面的耕夫蠶婦村姑頑童，席地談天，消閒助興，也常常在那兒說神話，講故事，聽童話，唱歌謠，猜謎語；至於採風訪俗的使者，網羅遺聞軼事的文人，聽到了這些口耳相傳的東西，也許會編入他們底樂府詩集，廣初新志，古謠諺等之類的大著中；不是借作教訓，便是領略趣味；然而到了民俗學家底手裏，便不同了，便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了。因了採集者態度底不同，而材料底價值也就不同，這是很明顯的事。

從神話、故事、童話、歌謠和謎諺中取得教訓，這是宗教家，哲學家和倫理學家底事；其中不可為訓的材料，當然要被排斥的。從神話、故事、童話、歌謠和謎諺中取得趣味，這是文學家和賞鑑家底事，其中索然無味的材料，當然要被遺棄的。至於民俗學家對於神話、故事、童話、歌謠和謎諺，是從其中取得知識的；可為

訓和不可為訓，有趣味和沒有趣味，都是不計及的；所以材料底搜羅，越普徧越便於綜合和分析，越豐富越便於歸納和比較，沒有某種材料認為應當排斥或是認為可以遺棄的事情。咱們當然不反對他們從這些材料中取得教訓或是取得趣味，但是希望宗教家、哲學家、倫理學家、文學家和賞鑑家等各守他們底職分，不干涉以科學研究為目的的民俗學家底知識材料底普遍的豐富的搜羅。咱們覺得教訓的趣味的底損失，是一時的；而知識的底損失，却是永久的。這些材料底流傳於民間，已經是受碰到相當的機運而幸而持續着，搜羅起來，已經合那從地層中發掘古器物和生物底化石的困難，相差無幾：如果再加以無心的遺棄或是有意的排斥，這便是暴殄天物，無異於狼籍五穀和不敬惜字紙的不道德了。

鍾敬文先生是一位研究民俗學的學者；但是他為了忠實於民俗學研究的緣故，為了普遍地豐富地搜羅民俗學底研究材料的緣故，竟受了事業上不應受的挫折。他

所受的挫折，並不原因於教訓和知識底衝突，而原因於教訓主義者底不守自己底職分，這是使人可以長太息的一件事。然而鍾先生並不曰為外來的挫折而中止他自己的工作底努力，這部民間文藝叢話次集，就在挫折中出版了。這不但有益於民俗學研究底前途，而也是一般的認識科學尊重科學的人們，所應當對鍾先生表示敬意的。

我對於民俗學，雖然感到很濃郁的興味；而對於民俗學底研究，却是完全外行。鍾先生編就了這部叢話，要我說幾句話在上頭；我只好勉强說幾句自己以為不外行的話，拿來塞責，還請鍾先生和讀者原諒！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七日大雪節之夜，

大白在杭州國立浙江大學。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黎明書局

實價七角

分發行所

北平 佩文齋書局　天津 會友書局　濟南 東方書社　開對 豫郁文書局　南昌 掃葉山房　廣州 共和書局　廈門 新民書局
漢口 金城圖書公司　南京 中南書局　杭州 武林書局　長沙 明月書局　西安 大東書局

中國民俗學會叢書

故事的罈子

紀錄者　劉大白
編纂者　鍾敬文
出版者　黎明書局
發行者　徐毓源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黎明書局
代售處　各埠大書坊

黎字第一一六號（丁）

小嬌娘

章衣萍著

本書爲章先生最新短篇創作，除小嬌娘，初戀，花小姐，阿順等篇外，尚有吳贊天女士「瘋了的父親」。其文字之豔麗，情感之豐富，那是無容再介紹的，不過有一點須特別提出來，即本書所集幾篇其中且具極深濃的『人間味』，而不是章先生過去的作品所曾有的，愛好文學者莫交臂失之。

黎明書局出版

三十二開 三五〇頁

實價四角

震動世界的名著

巴克夫人著　伍蠡甫譯

再版 福地 (THE GOOD EARTH)

本書取材於崩潰着的中國農村社會的一切，舉凡農民所受的天災人禍，都剖解詳盡，頁頁陰霾，行行慘霧，伍君譯述之後，再加以長之萬言的物觀批評，更為錦上添花。

二三四〇〇頁

實價一元二角

兒子們 (SONS)

本書為福地續編。著者以軍閥地主奸商的結合為中國社會種種罪惡之主相；其技術之精，想像之妙，可與福地並美。譯者伍君以犀利新穎之筆譯述之後，仍如前譯福地，給以極深刻之批評，尤能引起讀者長思。

實價三角五分

上海黎明書局出版

英漢對照

西洋文學名著譯叢

伍蠡甫主編

1. *Rousseau: The New Heloise*.....$0.50.

盧梭：新哀綠綺思 伍蠡甫譯

2. *Hugo: The Miserables*.....$0.40.

囂俄：悲慘世界 伍光建譯

3. *Goethe: Wilhelm M ister's Apprenticeship* $0.40.

歌德：威廉的修業年代 伍蠡甫譯

4. *Turgenev: Asya*.....$0.90

屠格涅夫：阿霞姑娘 席滌塵蒯斯曛譯

5. *Au a sin& Nicolette* / *Amis & Amiles*.....$0.40

兩個羅曼司：劉麟生 伍蠡甫合譯

6. *Hardy: An Imaginative Woman*.....$0.40

哈代：富於想像的婦人 顧仲彝譯

7. *Fitzgerald: Kubai;at of Omar khayyam* $0.40

魯拜集選 吳劍嵐 伍蠡甫 合譯